



逆媳變物故事研究*

李道和

雲南大學文學院教授

摘要

「逆媳變物」故事，是我們為不孝兒媳以非常食材為公婆製作惡食，或穿戴神仙所留特殊衣物，進而變為動物身形之類民間故事所擬的故事類型。相關研究尚處類型索引編制和例文列舉階段。本文通過收集中國古籍記載29例，漢族口傳71例，少數民族18例，發現該型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廣泛流傳，同時與「兩個兒媳」、「姑惡（鳥）」等型故事存在交叉現象。故事主要通過雷震或神罰表達勸世主題，是佛教信仰與儒道思想、民間俗信相互融合，而形成的一種在民間文學、古代志怪、敦煌文學、現代小說等中並存的文學文化現象。

關鍵字：逆媳、公婆、雷震、蟻螞、佛教、道教

* 本文為 2011 年度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古代文言小說的故事學研究》（批准號：11BZW076）的階段性成果。



The Research of the Story of the Unfilial Daughter-in-Law Metamorphoses into Animal

Dao-He Li*

Abstract

The story type "the unfilial daughter-in-law metamorphoses into animal" were made to describe the folk story involves each of the 2 plots, in the first one, daughter-in-law cooking unsanitary food, inedible insects or poison for her parent-in-law, and in the second one, daughter-in-law trying to wear special clothes left from celestial being. The ending of these stories are all point to metamorphoses. The correlational studies are still at stage of compiling type index and sample text list. In this article, there are 29 related stories collected from ancient Chinese books, 71 examples gathered from oral tales of Han nationality and 18 stories found from minority. From those examples, we found the story type has spread widely among nationalities from south to north in ancient and modern, which has the cross phenomenon with the type of Two daughters-in-law and Crane Bird. The story mainly expressed a topic of exhortation by thunder shocking or divine punishment, which was a phenomenon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that coexisted in folk literatures, ancient weird stories, Dunhuang literatures and modern fictions. This

* Professor of Literature School of Yunnan University.



story type is caus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Buddhism, Confucianist and Taoist ideology and folk beliefs.

Keywords: The Unfilial Daughter-in-law; parents-in-law; Thunder shocking; Grub; Buddhism; Taoism



一、前言

「逆媳變物」故事，是我們針對不孝兒媳以非常食材為公婆製作惡食，或穿戴神仙所留特殊衣物，進而變為動物身形之類民間故事所擬的一種故事類型。前人講述故事、擬作故事題名或編制故事索引時，指稱人事或有「惡媳」、「惡婦」、「孽媳」、「惡報」字樣，類名也不免以偏概全，今從孝順、忤逆角度改擬此名。故事一般講述：兒媳用不潔穢物或非常昆蟲等為公婆（往往目盲）做食，甚至摻和毒藥欲害其命，其忤逆行為遭致神仙懲罰，如雷龍震劈，或因穿戴神仙（往往化身為要飯者）所留衣物，而變身為異物，如犬、牛、豬、龜、驢、飛鳥、爬蟲等動物（偶見植物）。其中，惡食、穿衣、變物是最重要的三個母題，表達了忤逆行為和化身異物的因果關聯，以及由人變物的途徑方式。針對該故事類型，目前學界尚無專題討論，值得梳理分析。

相關研究基本處於類型索引編制和例文列舉階段。艾伯華《中國民間故事類型》列有83號「鳥的來歷Ⅱ」型，母題中有「因自己的過錯而被殺死的人變成了鳥」，所列例文出處之c、d屬我們所謂逆媳變物型，共2例（頁141-142）¹。金榮華《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列779D.1「惡媳變為鳥」型，古籍1例，口傳11例；又列779D.2「惡媳變為龜」型，口傳10例（另安徽2例被我們排除，此節諸家例文數目均僅限於本文擬定該型故事），兩型合計22例（頁541-543）。祁連休《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列「鱉鱉炙型」，古籍3例；「逆婦惡報型」，古籍14例，口傳12例，兩型合計29例（頁297-298、596-602）。胡萬川《臺灣民間故事類型》列903C*^①「婆婆與惡媳」型，臺灣5例（頁172-173）。顧希佳《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長編》，魏晉

¹ 按，本文引用文獻，僅隨文夾注頁碼，版本情況見文末《引用文獻》，出處頁碼已見表格的故事文本，不再夾注。



南北朝卷列2例(頁141-142)，《隋唐五代卷》2例，口傳3例(頁80·332)，《宋元卷》3例(頁254·461-462)，《明代卷》3例(頁33·87·190)，《清代卷》4例，口傳3例(頁102-103·150·319·716-717)，合計20例。又顧氏《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列13例，口傳4例(頁120-121)，合計17例，大致與《長編》相同。相對而言，祁連休、顧希佳收古籍文本較多，金榮華收口傳文本較多，當然，這些文本數量往往具有索引性質，不可能詳盡列舉，實際文本數量遠不止此，還可廣收博采。

在前人基礎上，我們從古籍文獻和口傳記錄中，收集到「逆媳變物」故事的大量異文。目前可以知道，古籍共記載 29 例，漢族口傳 71 例²，少數民族 18 例，其他還有與別型交叉或僅含部分母題的口傳例文 17 例(未全列知見文本)。這 135 例文本大體情況已作成《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下分古籍、漢族、少數民族、交叉四類情形，附于文末³。

我們所謂「逆媳變物」故事，首先著眼於原因方面的製作惡食(90例)、途徑方面的穿戴神仙所給衣物(56)，及結果變物(110)這三個母題，這是較為標準的形式；其次考慮雷霆震死母題(31)，則略有放寬。漢族、少數民族口傳二表全屬變物結果，交叉一表著眼惡食而沒有變物結局，古籍一表顧及古代文本的重要性，並列有未變物者 8 例，其中無結果 2 例、震死 5 例、瘋癲 1 例。所以，在較為嚴格的標準下，目前知見典型異文有 110 例，將標準稍微放寬即加上古籍 8 例(仍不計交叉類)則至少有 118 例，這是我們統計分析的基

² 按，豫東北長垣縣《口媳婦變驢》稱，「那還是清朝的事」，但不知其古籍所出；又《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之黃岩婦事，疑亦出古籍，現今均仍歸入口傳文本。

³ 按，關於表格排列順序，古籍部分純以時間為序，漢族口傳解放前以採集發表時間為序，解放後以地區為序，考慮到古籍始載江蘇事，故從江蘇沿海北上，北方結束後從河南南下皖、滬，經華東、華南、中南，轉至西南，略呈「J」形；少數民族部分同族併列，先北後南，終於西南，略呈「S」形。



本總數。對我們而言，比文本收集更為重要的是，還需對同一文本不同文獻的源流先後加以分辨（已於表格中以①、②……⑤表示同一文本之文獻源流），特別是需要根據大量異文作傳承梳理和內涵闡釋：主要涉及故事傳承、情節母題、人物角色、勸世主題、文化內涵等。

二、文本記錄及故事流傳

從文本收集看，「逆媳變物」故事是一個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廣泛流傳的故事類型。

從古今時代看，在成書於東晉末的祖台之《志怪》中，該型故事得到最早記錄，述三國吳廣陵郡（今蘇中揚州市）盛彥（或作盛沖、盛仲）婢妾以蟻螬食母事。《志怪》此條被《法苑珠林》、《太平御覽》、宛委山堂本《說郛》等類書雜纂引用，故事也因此隨著這些大型類書而廣泛流傳。其事又被作為實事載入正史《晉書·孝友·盛彥傳》，進而《晉書》又為啟蒙類書《蒙求集注》卷下轉引，《白氏六帖》不注出處，然其文字顯然出自《晉書》；明胡應麟輯舊本兩晉間幹寶《搜神記》又刪取《晉書》而混入（參《新輯搜神記》舊本疑目偽目辨正，頁 662），則又可借著名志怪《搜神記》而流傳。此外，該故事又被多種史傳、地志、醫書等載入，憑藉各種文獻記錄產生極大影響，這可能是整個該型故事層出不窮、源遠流長在文獻方面的一個原因。

其後中經唐宋明清，文獻記錄增多，尤其是唐宋小說、明清雜著，地點則以蘇（7）為多（或有誤算，後同），贛（4）及豫、魯（3）次之，其他為閩、浙（2）及冀、皖、晉、甯、甘、陝、湘、滬（1）。值得注意的是唐宋小說，初唐唐臨《冥報記》有隋河南人婦事：以蚯蚓食姑而致雷震，「易其頭為白狗



頭」。其事不僅上續晉世志怪，而且亦被唐宋後類書如《法苑珠林》、《太平廣記》等引載，或為初唐竇維鋈《廣古今五行記》續載。由於祖氏《志怪》盛彥婢並未變成動物，《冥報記》狗頭婦事反而成為逆媳變物故事最早的標準文本。此外，唐代小說記錄該型故事還有敦煌《孝子傳》向生妻事，更重要的是還有晚唐李伉（舊題李冗）《獨異志》「狗頭新婦」事，被宋後諸書轉載，影響頗大。《獨異志》不僅承繼《冥報記》，而且共同構成現當代大量「狗頭媳婦」口傳故事的古籍源頭。至於南宋《夷堅志》丙志卷八謝七嫂事，也為諸書轉載，更成為現當代口傳中「穿衣變物」母題的最早源頭。

明清時代，該型故事在各種雜著中得到最多記錄，直至晚清《點石齋畫報》禦集《逆婦變龜》、貞集《雷埋逆婦》亦有登載。前則繪製發行於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二月上旬⁴，後則時在二十四年戊戌（1898）五月下旬，是該型故事在古代範圍內的最晚記錄，故事發生地一在昆山（今蘇東南昆山市），一在新建（贛中南昌市轄區）。《點石齋畫報》是中國早期影響最大的新聞畫報，作為上海《申報》副刊（附刊）隨報附送，逆婦變龜、震殺的故事也當憑藉新媒體而流傳甚廣。畫報首次出現該型故事的變龜母題，這或許是口傳故事中較多出現同樣情節的源頭和原因。

近現代的記錄或編創似以上海《好白相》旬刊 1914 年第 1 期所載均一所作醒世小說《逆婦變犬》山東事為最早⁵。1916 年上海《小說新報》第 11 期載許

⁴ 按，大可堂本目錄把第 12 冊之光緒甲午、乙未換算為 1896、1897 年，導致與第 13 冊之乙未、丙申公元年重疊，實誤。畫報為旬報，農曆逢六出刊，可推斷本則《逆婦變龜》時間為乙未（1895）二月十六日。

⁵ 按，《好白相》為民國初年上海旬刊，陳耕漁、嵇中散創辦於 1914 年 8 月，登載小說（《鄭逸梅選集》，卷 6，頁 418-419）。《逆婦變犬》即發表於創刊號。



廬父《清風明月廬筆記·金氏婦》，大約是當年浙江故事⁶。而更具象徵意義的是，該報 1919 年第 12 期發表署名了生的《了生筆記·逆婦變龜》，同樣的題名及毒姑、化龜情節，均似承續《點石齋畫報》，似乎暗示該型故事從晚清到近現代連續傳承。

跟古籍文本在古代被不斷轉錄近似，近現代出現了民間故事選集，如 20 世紀 30 年代林蘭編《鳥的故事》、《三個願望》，前書所收倪懋芬《罰吃螞蝗的苦啊》、鐘敬文《苦難鳥》就是艾伯華所舉 c、d 二例。再後李浩《民間故事新集》、嚴殊炎《民間傳說》亦有收錄，這都增加了傳播途徑。但近現代還有一種更新也更為重要的途徑是古代所缺乏的，恰如晚清《點石齋畫報》作為《申報》副刊隨報附送一樣，近現代作為新媒體的多種報刊，大大促進了該型故事的傳播。除上述《好白相》、《小說新報》外，1924 年《勸善雜誌》第 4 期載金檢廷《逆婦變犬》，1925 年《語絲》第 40 期載君韶《苦哇鳥的故事》。後者或是現代最早的「苦哇鳥」文本，文中說作者故鄉曾出文天祥，則故事當流傳于贛西南吉安市；又可能對較多當代相似口傳文本產生影響，如 1936 年《民俗》復刊號即有同類故事。1926 年蘇州慈善組織刊物《蘇城隱貧會旬刊》登載過三個清代故事，與之類似的是 1933 年《慈善彙報叢刊》第一編《果報述聞》載《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1947 年廣東臺山《新寧雜誌》（中國第一種僑刊）所登瓊東南陵水縣媳婦變牛事，似乎是「真實的」新聞。總之，作為新興的文學社團、學術協會或民間組織及其報刊，以及與之相關聯同樣新生的組織成員及報刊讀者，都使故事能夠藉以在廣闊的地區和眾多的人群間，得到較諸偶然見聞更為有效的傳播。跟古籍記錄稍有不同，近現代的文本或有社會文化刺激

⁶ 按，作者名原署一厂，乃其字，許氏又字棄疾，浙江蕭山人，著述頗豐，「什九是稗官家言」（《鄭逸梅選集》，卷 2，頁 199-201）。《清風明月廬筆記》多記蕭山、山陰等浙地事，疑金氏婦事亦在浙地，文末又云「此今年六月間事也」。



的背景，如記錄、創作、編輯故事以開發民智、勸人警世的社會思潮，或一些名流如周作人發表《鳥聲》、《姑惡詩話》或主編《語絲》等，但總體上仍然是零星地收錄。

解放後的當代是該型故事得到最多搜集整理的時期。同其他民間故事一樣，該型故事的大規模搜集整理是在解放後，這時是政府文化政策起了決定作用。在 20 世紀 50、60 年代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中，也偶見與此型故事密切相關者，如 1959 年 9 月搜集於黔西北威寧縣苗族的《虐待婆婆的媳婦》（口傳文本首見時詳指流傳地，再見時從略），或 1962 年桂西北環江縣毛南族的《月變》、1963 年湘西花垣縣苗族《壞媳婦》。至於規模龐大、操作規範的民間文學採錄工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則實施於 20 世紀 80 年代以後，筆者收集的口傳記錄文本一般來自當時各地或全國的民間故事集成之內部資料本，或是其後故事集成、選集、全集、全書之類公開出版物，資料本一般沒有再印，公開出版物則延伸至 2011 年。至於更為重要的採錄時間，除了 80 年代外，則以 2006 年最晚，如冀中高碑店市《媳婦變牛的故事》在 2006 年採錄于方官鎮，冀東北承德市《狗頭人身的媳婦》在 2006 年 9 月採錄於甲山鄉，說明這種故事仍在當今時代流傳。總體上看，當代應該是逆媳變物故事流傳最廣、搜集最多的時期。

再從古今文本的地區分佈看該型故事的流傳。除了個別文本不知流傳地外，目前我們沒有看到北京⁷、天津、四川、西藏、澳門的文本資料，而其他省區皆有記錄。其中，以豫（17）最多，其後依次為蘇（11），湘（10），贛（9），

⁷ 按，京東北密雲縣有《沒好心的兒媳婦》，兒媳虐待婆婆，被雷震變為豬，但沒有兒媳為公婆製作惡食或穿戴特殊衣物的母題，我們暫未列入（參見鄭國華搜集整理文本，《密雲民間文學集成》，密雲縣文化館民間文學集成編輯組 1988 年 5 月編印，頁 341-342）。



浙(8)，魯、滇(6)，遼、皖(4)，冀、晉、陝、滬、鄂、閩、粵、桂(3)，甯、蒙、瓊、渝(2)，黑、吉、甘、青、疆、台、港、黔(1)。河南最多的原因一是古籍影響，《冥報記》、敦煌《孝子傳》、《獨異志》均記河南事，往往還被後世文獻轉錄，二是河南民間文學採錄資料較易看到(僅就筆者知見情況言，並不意味著其他地區流傳較少)。江蘇文本數在古籍中就已過半達 7 例。這種古今文獻資料豐富的因素也可解釋江西、山東文本較多的原因，至於湘、浙、滇、遼等地可能更多地是由於田野資料豐厚造成的。若以秦淮為界，南方(75)比北方(45)要多出 4 成(蘇、皖歸南)；再結合古籍始載江蘇事，該型故事可能起源於南方，當然也不排除源出中原河南的可能性。且不必細究地區差異，只從缺乏資料的幾個省區看，其所占地域面積並不大，所以該型故事在中國域內流傳廣泛，幾乎遍及全國是可以肯定的。

再從民族身份看，當然是漢族流傳最多。除少數民族 18 例外，其餘大體屬於漢族所傳。少數民族則有滿、蒙、達斡爾、回、土家、苗、毛南、仡佬、壯、傣、普米族等族，湘南江華縣《孽媳變牛》因其出自《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江華瑤族自治縣資料本》而暫擬為瑤族。總體上看，逆媳變物故事確實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流傳廣遠。

從故事情節的異同方面也可看出該型故事傳承廣泛的特點。如豫西南社旗縣與魯西南滕州均有同題《花頭娘》，僅有用棟花(棟葉)、蜂糖(蜂蜜)烙饃(烙餅)及丈夫名王藝發(王藝富)這些可以忽略的差異，前者是根據回憶記錄，可能從別處聽來，非必原出本地。再如豫西南南召縣《烏龜的來歷》與同縣《可惡媳婦變烏龜》在情節上多有相似，前者說毒藥餃子，後者說毒藥包饃，後者沒有明確要飯婆婆是觀音，但提到故事發生於石門鄉，前文任崇華搜集，後文劉雲記錄整理。與此類似，渝中東豐都縣《惡媳變烏龜》、《烏龜的來歷》二文，



其情節、文字大同，惟在擬用砒霜毒死婆婆上，前者說做麵團，後者說做肉丸；在穿討飯婆婆所留衣物上，前者為花領褂，後者為花背褂；前文為楊炳文根據回憶記錄，後文為蘭朝權等搜集整理。

更令人驚奇的是，豐都的這兩個文本又與上述南召《烏龜的來歷》，甚至豫東北清豐縣《烏龜的由來》（羅曉霞講述，1987年採錄）、鄂東南蘄春縣《烏龜的由來》（葉氏婆婆講述，1981年鄭伯成採錄），幾乎是同一文本的絕似異文，文題亦同。除了豐都說螺螄當肉、砒霜麵團（肉丸）、穿花領褂（花背褂），南召說蚯蚓當肉、毒藥餃子、穿花領褂，清豐說蚯蚓當肉、砒霜餃子、穿花領褂，蘄春說蚯蚓當肉、砒霜發粑、穿花領褂外，其他情節乃至言語文字基本相同。其中最能讓人注意到其間絕似關係的，是兒媳對公婆的咒罵：

「你這老不死的！侍候狗，狗看門；侍候雞，雞打鳴，侍候你這瞎眼婆婆子，光吃不做還找事！」（南召縣《烏龜的來歷》）

「你這老不死的！侍候狗，狗守門；侍候雞，雞下蛋；侍候你這瞎眼老婆子，光吃不做還找事！」（清豐縣《烏龜的由來》）

「你這老不死的！侍候狗，狗守門；侍候雞，雞司晨；侍候你這瞎眼婆子，光吃不做還拉橫！」（蘄春縣《烏龜的由來》。編者注：拉橫：方言，說話不講理。）

「你這個老不死的，侍候狗，狗照門；侍候雞，雞還下蛋；侍候你這個瞎眼婆子，光吃不做。」（豐都縣《惡媳變烏龜》）

「你這個老不死的，侍候狗，狗守門；侍候雞，雞還下蛋。侍候你這個瞎眼眼睛老婆子，光吃不做，有什麼好？」（豐都縣《烏龜的來歷》）

其中或以蘄春文本富有韻律感，惟「司晨」似不若「打鳴」具有口語特點。在



我們這裡，語言地區差異當不如情節母題相同更為重要，這種現象也讓人思考這種咒罵之詞是否已成為程式套語？如果不考慮這類極度相似的言語，那麼也還可以說豫東南平輿縣《烏龜的由來》、沈丘縣《惡媳婦變烏龜》，也與上述文本在很多主要母題上相似。此外，該型故事還有令人不解的類同情形，如同題（上述絕似文本也往往在解釋烏龜來歷意義上同題）《媳婦變牛的故事》，竟然一個流傳於湘西及黔東北松桃縣，一個流傳于冀中高碑店市，雖然採錄者各別，但題名、情節、文字幾乎相同，只是前者稍較原始。這又讓人思考相關故事的確切來源、採錄方式、傳播途徑及講述者的記憶等諸多問題。

再擴大範圍看，該型故事還可能與其他類型故事相似交叉，這是我們附列母題交叉表的原因。此表與前面三表的突出區別在於兒媳沒有變物，但仍然是製作非常食物，也往往有公婆目盲、雷震兒媳母題，結局除了被雷劈死外，大多因做毛毛蟲食物而被蟲叮身或咬死。除了與「逆媳變物」故事相關以外，交叉表中的舉例故事可能還與其他多種類型存在傳承關係。一是「兩個兒媳」型，一媳孝順公婆，儘管食物最初被汙，但經精心洗滌，兒媳得到神靈所賜金銀；另外一媳意在得到神賜，故意污染食物，遭到懲治。金榮華列為 779D「天雷獎善懲惡媳」型，列文本 30 例（頁 539-541），胡萬川稱作「天雷打惡媳」，列 9 例（頁 141-143）。其中妄想得到金銀的逆媳是假孝，故意污染食物，較諸變物逆媳專門製作惡食的忤逆程度較輕。二是「愛娘憎姑」型，兒媳對公婆不孝，但深愛親娘，以美食奉娘，惡食待姑，回娘家時空中飄下條幅，娘家人知道雷神要懲罰她，叫她返回婆家背公婆，以免雷震。「逆媳變物」一型中，逆媳製作兩種食物分別給予娘姑的文本亦多。三是前妻生子女遭後母迫害變成動物，金榮華列有 720A「兄妹鳥」型，列 11 例（頁 487-488）。與「逆媳變物」型相似的變龜、變鳥（苦哇鳥）故事中，就有很多屬後母迫害類型。四是「姑惡（鳥）」型，兒媳遭惡姑迫害而



變成鳥（參後文），此型與逆媳變物故事正好相反。

統觀「逆媳變物」型故事，可以發現不僅其內部情節大體雷同，而且在外部跟其他類型也存在交叉相似之處，這是同型故事往往輾轉流傳、來源複雜，以及此型與彼型間經過交叉藉用造成似曾相識、既合又分的常見現象。但這些雷同相似反而從總體上增加了該型故事流傳的數量，多種類型的交叉中或許還有該型故事的影響在，這都從側面反映出該型故事流傳廣泛的基本特徵。

三、製作惡食與變身異物母題

表面上看，「逆媳變物」故事簡單、膚淺，不過是一個虐待公婆遭致報應的濫俗故事，在反對傳統禮教、主張女性權利的現代人看來，也大體是胡編出來欺世誑人，無甚高論，不值矚目。但細究下來，現實生活中也不是沒有忤逆兒媳，這種故事也還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至少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簡單的情節中也還有可以討論的母題。

（一）非常食物

逆媳變物故事最為突出的變物起因，或是駭人耳目的情節，就是兒媳以不潔穢物或非常昆蟲等為公婆（往往目盲）製作惡食⁸，甚至摻和毒藥欲害其命，因而這些非常惡食母題是需要首先關注的。

1. 穢物：食物的不潔性

據我們收集的文本粗略統計，存在不潔穢物母題的文本有 27 例，占全部文

⁸ 按，在收集文本中似只有《太上寶筏圖說》之甌郡事，是兒媳將牛馬糞拌入公爹所食菸草中，不是一般食物，但也是吸食材料，公爹亦「吸出穢氣」。



本數的比例近 23%（統計以 118 例為基數，後同）。穢物包括人、畜便溺的尿、糞，甚至糞中蛆蟲，兒媳的逆行是在食物中摻和穢物，甚至是逼迫吃食穢物。極端例子如《見聞隨筆·逆婦顯報》說，兒媳「勒其姑吃矢」；浙東寧波《人頭換狗頭》：「把人屙倒在破盆裡逼阿婆吃」，人屙就是人糞；粵中南江門市《烏龜衫》：「媳婦端來一碗雞屎，硬逼婆婆吃」。在其他食材中也存在不潔性，昆蟲母題也與不潔穢物相關，因為昆蟲的生存環境往往骯髒，如沈丘縣《惡媳婦變烏龜》說當肉的曲鱖（一作出串，即蚯蚓）是從「糞坑裡刨出來」的。

表面上看，最早記錄此種母題的似乎是敦煌本《孝子傳》，稱新婦「取豬糞和食與飡」，實際上穢物母題在該型故事最早文本祖台之《志怪》中已經暗含。雖然《志怪》說婢妾以蟻螬做食而母目開明，似乎蟻螬（金龜子幼蟲）是復明的原因（參後文），但必須注意蟻螬其實也是穢物。《爾雅·釋蟲》：「蟻螬，螬。」晉郭璞注：「在糞土中。」宋邢昺疏：「其在糞土中者名蟻螬，又名蟻螬。」（頁 2639c）在糞土中的蟻螬當然也成了不潔穢物。《聊齋志異》餽飪中摻雜的蜣螂也與此差不多，《爾雅·釋蟲》：「蜣蜋，蜣螂。」郭注：「黑甲蟲，噉糞土。」邢疏：「蜣蜋，一名蜣螂。黑甲，翅在甲下，噉糞土，喜取糞作丸而轉之，《莊子》曰蜣蜋之智在於轉丸是也。」（頁 2638c）蜣螂也即俗稱的屎殼郎。《本草綱目》卷四一甚至說蜣螂、蟻螬同種：「蓋蜣螂、蜣螬、腹螬、天牛，皆蟻螬蠹蠹所化，此亦蜣螂之一種。」（頁 1322b）所以蟻螬、蜣螂更多地代表著不乾淨，從這個角度說，《耳談類增》金氏婦在食物中所拌「糞蟲」可能即指出於糞堆之蟲，承德《狗頭人身的媳婦》之狗剩食也該是不潔食物。不潔穢物具有濃烈的氣味，混入食材或徑直當成食物，必然引起公婆的注意，導致逆行敗露。

2. 毒藥：食物的毒性



在我們收集的文本中，包涵毒藥母題的文本數量、比例與上述不潔母題相同。如果說不潔穢物讓人觸目驚心，那麼毒藥該是駭人聽聞了。毒藥母題最早的或是明萬曆間張掖地區《仙姑寶卷》：「婦人起了不良心，安排毒藥害娘親」，「把毒藥，和在餅內」。古代文獻所記有 4 例均是毒藥烙餅，1 例為毒飯團，口傳文本兒媳所做有毒食物既有毒餅，也還有飯、饅頭、包子、包饊、餃子、丸子、米湯、壽麵、麵團、發粬、泡粬，甚至毒樹皮泡「醋」，不一而足。毒藥如果被指明，則往往是砒霜或鼠藥，二者實際相關，《點石齋畫報》即云毒鼠藥「中有砒」。毒藥的威力似乎僅僅在《後聊齋志異》中有說明：有犬食之，「登時毛骨酥然，孔血駢流」。

此外，贛中進賢縣《苦哇鳥》說兒媳用蚯蚓當面條，是因為聽說「人吃了蚯蚓會死」，她顯然是把蚯蚓當毒藥了。《宣室志》卷一也有蚯蚓殺人事：唐時長沙有民，「為蚯蚓螫其臂」，醫者稱「此受毒之甚者」，其人竟卒（頁 2-3）。前述豫西南社旗縣與魯西南滕州均有同題《花頭娘》，說棟葉、棟花在與蜂蜜混合後也具有毒性，是兒媳從戲劇中得知的惡毒方法。陝中西安市臨潼區《黃鸝鳥》述，兒媳孝順公婆，但婆婆吃蜜糖荷包蛋時，棟樹花落入碗中，中毒而死，兒媳為了證明並非自己害死婆婆，亦依法吃食，死後變成黃鸝鳥（《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陝西卷，頁 323-324），此一故事也不排除是逆媳變物故事的變異文本。

下毒惡計有實施于公婆生日之際者，見於口傳文本。如前述南召、清豐、蘄春、豐都縣或平輿、沈丘縣關於烏龜來源的諸文本都說，想在婆婆生日時用加毒食物毒死她，再如浙中義烏《烏龜的由來》、黔北道真縣仡佬族《烏龜的來歷》亦然。《太上寶筏圖說》（即《太上感應篇圖說》）中，甌郡三個兒媳也在公爹壽辰上說，「該打一千」，「該打無數」，「合該打死」。生日毒殺公姑的母題讓人聯想到棄老故事或食人傳說中拋棄、殺食老人的特殊時間也往



往在生日尤其是年滿六十歲之際，壽辰也是死期，祝壽也是送終，「花甲宴」也是「花甲葬」（參《中國古代食人風俗研究》，頁 121-125，207，314-315）。

3. 非常昆蟲：食物的冒替

據我們收集的文本粗略統計，存在非常昆蟲母題的文本有蚯蚓（26）、螞蝗（5，1 例作螞蟻）、蟻螞（3）、螺螄（2），此外尚有青蛙、蜥蜴、水蛭（1），共 39 例，占 33%。

非常昆蟲母題最明顯的用意是對美食的冒名頂替。故事往往敘述兒子為母親割肉，或是兒子從外地寄回或托人帶來補品，兒媳自己享用後，以昆蟲代替冒充。最常見的是當肉，此外還有充當雞蛋、海參等補品。這在肉食、滋補品較為缺乏的時代，用便捷、低廉、不潔甚至人所不食的非非常昆蟲冒替美食佳餚，是忤逆兒媳最有可能的選擇。

既可當肉亦可當面條的是蚯蚓，此一母題最多，在昆蟲中占 65%。蚯蚓母題最早見於初唐《冥報記》，河南民婦「切蚯蚓為羹以食〔之〕，姑怪其味」⁹，在其他故事中，蚯蚓的味道也基本是腥味。由於形狀近似，蚯蚓常被當作麵條、饊子、米粉，由於質地近似，也被當作饅餡或徑直當肉，鄂中南荊門市沙市區《苦哇鳥》之肉絲麵、皖中合肥市《苦哇鳥的傳說》之豬腸、閩西北將樂縣《布穀鳥》之黃鱔似乎兼顧了形狀和質地，也可說明兒媳心意之機巧、奸詐。

4. 藥用、食俗：做食的忤逆本質與意外功能

兒媳使用各種非常食材為公婆製作惡食，這基本是其忤逆行為的直接顯露，但食物的自然屬性、功能效用及其使用場合等尚需討論。

⁹ 按，在《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中，河南婦人被明確為厲氏，或是出於為人邪惡的考慮。



一是食物藥用價值。兒媳使用的多種動植尤其是昆蟲食材甚至人畜穢物，如果從醫藥角度看，也往往是藥物，具有一定的藥用價值，這在古代醫籍尤其是《本草綱目》中多有記載。但很多食材一是兒媳沒有把它們作為為姑治病的藥材使用，二是公婆也無實際的身體素質好轉，所以不必在意，但其中有鱒螬一物需作分辨。

在該型最早文本祖台之《志怪》中，婢妾為母蒸食或烤炙鱒螬，居然有「目霍然開明」的結果，這其實是鱒螬藥效的反映。宛委山堂本《說郛》在祖氏《志怪錄》此條後接云：「《本草經》曰：鱒螬一名鱒齊，主治血瘡。」按，《本草經》為南朝梁陶弘景撰《本草集經》，晉末祖台之不可能先引之，《說郛》當緣《太平御覽》致誤，然《御覽》兩節間本有一小圓圈作隔，後人輯祖書乃合併連書。鱒螬確實常被醫家用以治目，《普濟方》卷七八有「去翳障生血止痛方」：「用鱒螬汁滴目中，及飴炙食之愈。」據其引述陳氏^{（宋建安陳抃）}《經驗方》可知，陳氏即綜合參考《晉書》盛彥母事及《孟子》^{（見《滕文公上》）}陳仲子三咽糟食李而「目有見」事，以及《本草》^{（陶弘景《本草集經》）}「鱒螬汁滴目中去除翳障」說，而後乃有自己的醫療實踐：

余在曲江，有將官以瞽離軍。因閱《晉書》見此，叅以《孟子》之言，證以《本草》之說。呼其子俾，羞時而供，勿令父知，旬日後目明，趨庭伸謝。因錄以濟眾。^{（頁742-743）}

《本草綱目》卷四一亦引陳氏《經驗方》說^{（頁1316cd）}。跟《志怪》情事相似的是《菽園雜記》所記明當塗邵氏母事，後者亦因兒媳所奉鱒螬炙而復明。但同樣是鱒螬做食，《西湖二集》、《西湖拾遺》改編的《獨異志》酸棗俚婦事（原為食納犬糞，《拾遺》又當據《二集》），卻沒有盲目復明的情節。



二書的改編既可讓人聯想到前述蟬螬實是穢物的實情，也提醒我們注意事件的性質：蟬螬雖然是藥材可能使眼睛復明，但也是不宜入口的穢物，復明絕非兒媳善意之舉，而純粹是其忤逆行徑的偶然結果。因為事件發生在「躬自侍養」的丈夫「暫行」之際，事後婢妾也如實「服承」，母子抱哭。《晉書》一系似乎既強調前因：「(盛彥)不應辟召，躬自侍養，母食必自哺之。母既疾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蟬螬炙飴之。」也強調著仕途後果：母目復明後，盛彥終於可以放心多次入仕。反觀捶撻、忿恨、伺機諸語及事件因果，當然能夠體現出事件的惡毒忤逆本質。

二是特殊食俗。兒媳所備食材主要是昆蟲大類，植物少見，除棟樹外，黔東南丹寨縣苗族《惡婦石》的「牛包衣」也是植物，因為那是從「路邊的樹丫上扯下」的。昆蟲食材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地方的特殊食俗。

比如蚯蚓。該型故事有 26 例蚯蚓母題，這是否是某種食俗的體現？《太平御覽》卷九四七引郭義恭(晉人)《廣志》曰：「閩越江北山間蠻夷，啖蚯蚓脯為羞。」(頁 4203b)宛委山堂本《說郛》卷六一鄭熊《番禺雜記》¹⁰：「閩越江北山間蠻〔獠〕啖蚯蚓脯為羞。容州人好食蠶土，人以為諱，或云以蚯蚓為之。」(頁 2838b)《菽園雜記》卷三記，南京國子監祭酒劉俊「好食蚯蚓，監生名之曰『蚯蚓子』」(頁 34)。值得注意的是，喜食蚯蚓的是閩越江北山間蠻民，北宋容州亦在今桂東南玉林市容縣、北流、陸川一帶，則以蚯蚓做食之俗主要存在於閩越、嶺南地區。

實際上，喜食昆蟲的風俗確實主要流行於南方地區，雖然該型故事僅見臺灣以青蛙湯充當牛肚湯 1 例，但此處不妨以至今尚存的青蛙食俗為例略說之。

¹⁰ 按，作者鄭熊，原誤題唐人，據《直齋書錄解題》卷八當為北宋初人，攝南海主簿（頁 259）。



涵芬樓本《說郛》卷二宋（北宋）孫宗鑒《東臯雜錄》記，吳人「盛誇鼃味之美」，但漢唐都城長安人亦食之（頁36cd）。雖然南北古來皆食，但食蛙畢竟在南方相對較盛。《墨客揮犀》卷六《食蛙》即稱，「浙人喜食蛙」，禁而不止，「食蛙益甚」（頁351）。《萍洲可談》卷二「南北食異」具有代表性：

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為鶉臘，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焰〕少息。……瓊管夷人食動物，凡蠅蚋草蟲蚯蚓，盡捕之入截竹中，炊熟破竹而食。（頁137-138）

所謂「蛤蚧」亦屬蛙即蛤蟆，《倦遊雜錄》云：「嶺南人好啖蛇，易其名曰茅鱧，草蟲曰茅蝦，鼠曰家鹿，蝦蟆曰蛤蚧，皆常所食者。」（頁83-84）閩、浙在東南，湖、湘在中南，瓊管乃瓊州亦即今海南島，與嶺南皆屬今之華南，食材除了青蛙，還有蛤蟆及各種「蠅蚋草蟲蚯蚓」。這些南方地區的昆蟲食俗顯然與北方中州不同，故中州人有所謂「東南謗焰」加以嘲笑。

在該型故事文本數目上，南方（75）比北方（45）要多出4成，具體到昆蟲食材上，除2例地區不明外，南方（23）也比北方（14）多近4成。其中南方除蚯蚓（13）、蟻螞（2）都比北方多1例，基本是在南方的則有螞蟥、螺絲、青蛙、水蛭。當然這些數位似不能充分顯示南方較北方偏愛昆蟲食物，但古代記錄及當今情形均顯示南方人更加喜食昆蟲。南方偏愛昆蟲，往往源於蠻民夷人舊俗，儘管我們也不能在該型故事的少數民族文例中找到證明。大體上說，無論古今南北存在哪些食俗差異，逆媳變物故事中的非常食材主要還是兒媳忤逆行徑的體現，最多只能部分留存古代早期食俗的痕跡，不能因為食俗的影跡掩蓋其做食行為的惡毒性質。



除了蚯蚓、青蛙等昆蟲，還有 5 例胎衣母題可以討論。人胎 3 例，豬胎、驢胎各 1 例：《見聞隨筆·雷擊逆婦》說，寶應逆婦「以已生產胞衣當肉與姑食」，這是我們見到的最早胞衣文本。口傳文本則如遼中鞍山市鐵東區《惡人惡報》說，「用孩子的埋汰衣胞」包餃子；黑西北克山縣《驢的來歷》說，「把老太太生孩子掉下的『衣』給老太太包餃子吃了」；鄂西北十堰市《雷公爺》說，「用自己生小孩的胎衣煮熟給婆婆吃」；吉中南磐石縣《不孝順的媳婦》說，用糞堆中豬胎胞做餃子；蒙西南阿拉善左旗蒙古族《虐待老母，活人變驢》說，包子是「用驢胎盤做的餡」。

雖然胎衣母題北方有 4 例，但吃食胎衣似乎也主要是一種南方風俗。《隋書》卷八一載，流求國（今臺灣島）「婦人產乳，必食子衣」（頁 1824）。《倦遊雜錄》又記嶺南俗：「桂州婦女產男者，取其胞衣，淨濯細切，五味剪調之，召至親者合宴，置酒以啖。若不預者，必致忿爭。」（頁 84）桂州即今桂林地區。胎衣也是藥材，《本草綱目》卷五二專列「人胞」，具有多種藥效，且有本題相關的「目赤生翳」（白內障），但「昔人用者尤少」，近時乃用，「雖曰以人補人」，「然以人食人」，不免犯禁；至於蠻俗食胞，與諸獸生子「自食其衣」相同，「非人類也」（頁 1604cd-1605ad）。從李時珍的批評，我們也可以判斷兒媳之用胎衣做食絕非順俗求醫，仍然是把胎衣當作穢物一般虐待公婆。磐石文本中豬胎胞源出糞堆，十堰文本又說兒媳煮胎衣「汙了灶神爺」，就是胎衣屬穢物之民間觀念的反映。

（二）兒媳變物

「逆媳變物」故事最重要的母題一是作為前因的非常食物，一是作為結果的兒媳變物。粗略統計，兒媳（含極個別逆子）所變物種情況大體是：牛（32）、



狗（22）、鳥（20）、龜（17）、豬（13）、驢（10）、飛蟲、羊、馬（2），以及虎、蛇、棕、韭、蔥、蒜（1），變物數共 126 種，文本數 110 例（韭蔥蒜合併 1 例，妯娌事或一文 3 物，延平妯娌甚至一事三文）。

逆媳變物母題最早出現于初唐《冥報記》，「易其頭為白狗頭，言語不異」，這是後世多種「狗頭媳婦」故事的源頭，接下來的晚唐《獨異志》即出現「狗頭新婦」一詞：「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時人謂之『狗頭新婦』」。變牛母題源出南宋洪邁《夷堅志》，「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稍）}成牛」。變牛文本數遠超其他動物，《見聞隨筆·人足牛》乃稱：「相傳元惡大憝化牛者多」，「余恐此人當世世為牛」，更可能是因為牛替人辛苦勞作，恰可被當作其曾經作孽的報應化身。變驢文本早見《穀山筆塵》，「化為一驢，惟留一面兩乳」。如果不考慮明嘉靖時福建三妯娌事，純粹變豬的母題則始見於《聊齋志異》，「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變龜母題來自《點石齋畫報》，「僕地化為龜」，「漸縮漸小，方廣尺餘」。我們看到的變鳥文本似以君韶《苦哇鳥的故事》為早，「『苦ㄨㄚ』一聲變作一隻禾雞飛去了」。除了滬虹口區《棕棚的傳說》稱變成棕棚被人躺壓，或晉西南運城市《三個忤逆媳婦》說她們變成割頭韭、剝皮蔥、搗泥蒜遭受割剝捶搗外，兒媳所變物種絕大多數都是動物或半人半物的身形，這當然是由人與動物具有明顯比對連類特性決定的。

值得注意的是，兒媳所變物種的生物特徵與其虐待公婆的忤逆行事往往互為因果，敘事符合一定的事理邏輯。

1. 不潔食物與變狗豬吃糞

兒媳以不潔食物事姑，往往導致她自己後來變成豬狗尤其是變成狗頭媳



婦。雖然敦煌《孝子傳》最早出現「豬糞和食」的不潔母題，而沒有變物結果，但最早出現變狗母題的《冥報記》說，「婦切蚯蚓為羹」，「姑怪其味」，其味當然是泥腥味，實際也是不潔食材的味道，當然更重要的是，兒媳被易為白狗頭後，「時乞食於市」，乞食者一般不大顧及食物的潔淨。狗頭人乞討得食，與承德市《狗頭人身的媳婦》所說「跟狗一樣吃狗食」差不多，基本是不潔食物。不潔食物與狗之間的因果關係，至晚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中有所體現，兒媳因以人糞裹餅，入關王廟化狗。除了這個北宋邢州李生金氏，《耳談類增》又有解州金氏，因糞蟲拌食同樣變狗，同樣為關帝懲罰，或是後人把故事流傳地置換為關羽崇拜最為盛行的解州。《清風明月廬筆記》中又有近代阿祿妻，同樣姓金氏，因人糞填充空肘，「婦首忽幻為犬形」，「嗥作狗叫」，「饑時則往廁食人糞耳」。三個文本中古代二書不言狗食糞，其他層面皆似存在源流關係。

除了不言食糞的間接相關外，以不潔食物奉姑與變畜食糞的因果關係，在故事中更有較多表現，直接關聯的文本有 11 例。其中，變豬文本 3 例，有 2 例屬古代事，《履園叢話》記，山東定陶農婦，「變為豬，入廁上食糞」，「終日在汙穢中遊行，見人糞則食之」。這可能是以穢物奉姑最終自己變物吃糞的最早文本，其後又有《見聞隨筆·雷擊惡媳婦變豬》說，「婦變為豬」，「日尋糞食」。只是豬吃糞似乎不如狗，後者更是其生物本性使然。直接關聯的變狗文本有 8 例，主要見於現當代口傳，其中《太上寶筏圖說》是三妯娌變作牛馬狗，「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鞍山《惡人惡報》中奉姑的胞衣餃子屬於特殊的不潔食物。以穢物奉姑跟自食穢物的因果關聯也得到表述，蘇西北徐州市豐縣《狗頭媳婦》用空中飄下黃綾文書表達事件因果：「只因媳婦不孝婆，用屎給婆做油饅，拔她人頭換狗頭，罰她吃屎帶幹活。」還有清晰揭示其間事理



邏輯者，如《清風明月廬筆記》作者許廩父說：「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作者程筱鵬說：「逆婦以狗待其姑，豈知自身真變為狗！此種現報，所謂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也。天道好還，如是如是。」

2. 昆蟲食物與變鳥啄蟲

兒媳如果以非常昆蟲做食，則她自己有可能變作飛鳥啄吃昆蟲，有 12 例，知見者均為口傳文本。由於最常見的是用蚯蚓做食，所以飛鳥啄食蚯蚓的亦最多（7），其次是螞蝗（4）和害蟲（1）。進賢縣《苦哇鳥》說，刁婦用蚯蚓當面條，天神罰她作黑鳥，「靠吃蚯蚓為生」。將樂縣《布穀鳥》說，兒媳用蚯蚓當黃鱔，被太陽公罰作布穀鳥，「吃莊稼上的害蟲」。荊門沙市區《苦哇鳥》說媳婦用蚯蚓當肉絲麵，變成鳥後「只吃田裡的蚯蚓」。桂西北環江縣壯族《鬼唆鳥》說，兒媳炒螞蝗充當兒子寄回補品，變成鳥後「守在田垌裡專吃螞蝗，自食其果」。

3. 穿戴衣物與變身畜物

跟因為食物的不潔、非常特點而被「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事理邏輯不同，兒媳變為牛、驢畜牲或龜身等則採用了「以衣變形」的巫術邏輯。

兒媳變牛母題最早見於《夷堅志》，對後世影響深遠。其書丙志卷八《謝七嫂》記：

信州玉山縣塘南七裡店民謝七妻，不孝于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粳飯。紹興三十年七月七日，婦與夫皆出，獨留姑守舍。〔有〕遊僧過門，從姑乞食。笑曰：「我自不曾飽，安得有餘。」僧指盆中粳飯曰：「以此施我。」姑搖手曰：「白飯是七嫂者，我不敢動，歸來必遭罵辱。」僧堅



求不已，終不敢與。俄而婦來，僧徑就求飯。婦大怒，且毀叱之。僧哀求愈切，婦咄曰：「脫爾身上袈裟來，乃可換。」僧卽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_(稱)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

這種通過穿戴衣物導致身體變形的母題，在後世特別常見，竟有 54 例，比例近 46%。至於衣物種類則主要是各種衣衫、衣袍、領褂、簪子、髮夾、鞋帽等，有時一個文本中並見衣服及其飾品，如滇東南文山州《媳婦變牛》有一件衣服、兩隻銀簪、兩把金梳子、一雙手套、一對襪子、一把蚊刷。衣物母題往往是以神仙賜留的方式徑直出現的，也有媳婦強求，或公婆誤穿、穿髒兒媳衣服，而由神仙代賠，或是從商販買賠¹¹，無論如何，兒媳穿戴以後竟然變成牲畜。兒媳一般是為衣物的光鮮華麗吸引，但《見聞隨筆·人足牛》郴州事中老年留衣，稱「可以禦寒，可以質錢」；《吳都法乘》江陰事中僧人留緇衣，稱「著衣愈百疾，特為娘子留也」；均一《逆婦變犬》說穿其衣可「卻病延年」，逆媳亦因其「花色鮮明，愛而服之」；合肥《惡媳變牛》中赤腳大仙稱，穿上寶衣可以「既不冷又不餓」，均提到衣服的實用價值。

帶來特殊衣物的基本是特殊人物，古代文本如《夷堅志》之遊僧、《仙姑寶卷》之尼僧（仙姑）、《見聞隨筆》之募緣僧，口傳文本往往是乞討要飯的婆婆（常常也是被逆媳逐出者）、老者、過路者、兒子朋友等。神仙或其化身的出場是為了專門懲治逆媳，上述江陰事中僧人乞施時，「其鄰與之米不受」，似乎專門要到逆媳家，強調的是神仙的「親臨」，緇衣也是「特為娘子留也」；

¹¹ 按，《穀山筆塵》說，姑因廟禱，向媳「求一冒絮包頭，婦不肯予，其子自探一巾與母，婦取而裂之」。《見聞隨筆·逆婦顯報》說，金山吳榮坡之妻，「誣其姑竊其汗巾」。但二書後文均無穿衣甚至賠衣情節。



豫南泌陽縣《惡有惡報》特別交待「專送給」兒媳穿，「不要讓外人穿」。神仙最常見的是觀音菩薩（13），還有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玉皇大帝、盤古爺、太陽公等，也有身份不明的神仙、仙姑、僧人、老道、老嫗、老叟等，達斡爾族是其民族神恩都日，仡佬族是山神。除了神仙直接親臨，僧人、老道也與神仙近似或是神仙的使者，而在民間信仰中，乞丐、老者也往往是神仙的化身，學者指出乞丐往往是代表財神來訪，尤其是在新年之際（《隱喻世界的來訪者——中國民間財神信仰》，頁181-235）。所以神仙所留衣物，僧人所留袈裟，即使是探望者、過路者所留衣物，顯然都是神仙所賜，具有神力，完全可以改變兒媳身形。

通過穿戴衣物致使兒媳改變身形，顯然運用了巫術的相似律法則。人以衣裝，衣形與身形具有明顯的相似性，正是這種相似性改變了兒媳的身形，使之由人形變為獸身。比起植物來，牲畜動物跟人在形狀、性行方面相對接近，所以穿衣變物全是動物（恰如圖騰一般為動物），如牲畜中的牛、驢、豬，或是爬行動物中的烏龜，古籍文本幾乎都是牲畜，口傳文本則多見烏龜（始見於《點石齋畫報》）。在動物顏色方面，衣物的顏色也與之相配，如花衣變烏龜，黃衣變黃牛，黑衣變黑牛，青衫變青狗。滇西北蘭坪縣僳僳族《花母牛的來歷》說，媳婦穿上「黑白相間的衣服」，就變成一頭「黑白花母牛」。《履園叢話》說常熟婦變豬前所穿為「紅綾衫」，《北東園筆錄》以後的文本則改為「綠綾衫」，或與各地豬毛色的白、黑有關。這些都在強調著衣物與身形的整體相似，也還有局部的相似，如簪子、髮夾變為牛角，衣服絲線變成繩子，再變為烏龜殼上的裂紋。

當然也可以說，能夠變物的衣物具有某種神力魔法功能。晉西南垣曲縣《刁媳婦變牛》唱：「衣服本是神人送，穿著容易脫著難。」這些神奇功能往往是神仙告訴公婆的，如豫西南唐河縣《烏龜的來歷》中觀音說：「你把這件衣服交



給媳婦，就能制服她。」克山縣《驢的來歷》中老道說：「我給你一件衣裳，只要她穿上，就會現原形的。」達斡爾族《驢為啥「額——沃」叫》中神恩都日說：「用圍裙懲治你那狠心的兒媳婦，讓她變成一頭驢，讓這頭驢來永世伺候你吧！」高碑店市和湘黔苗族同題《媳婦變牛的故事》中白鬍子老者說：「拿回去給媳婦穿上，她再也不會折磨你啦，還會變得很聽話哩！」滇西北寧蒗縣普米族《擠牛奶的由來》中神仙說：「等她穿上時，你就去她背上拍一下，哇！哇！哇！叫三聲，以後你家媳婦就會伺候你了。」咒語自然是催生神力魔法的巫術工具。神仙賜留衣物，而且往往通過公婆轉送，其間是否存在公婆向兒媳贈送衣物的風俗背景尚不可知，但絕然暗含的一種民間信仰是公婆就是神仙的化身（參後文）。

4. 鑒別物人的敘事處理

讀者或聽眾顯然有個疑問：怎麼可以判斷那個非人的動物就是忤逆兒媳所變？講述、記錄者主要採取了幾種敘事方法：

一是半人半獸。如身首異形，較早的《冥報記》、《獨異志》是人身畜首，如前書言河南婦人頭為白狗，「身衣如故」；而後世則多見人首畜身，如《碧裡雜存》說龍岩妯娌「惟頭面不變」，《曠園雜誌》說山東婦著衣「變為虎皮，但頭面猶存」。又如人手獸身，《吳都法乘》說江陰婦，「生毛角成老牯」，「一手仍為人形」；《履園叢話》說常熟婦忽變成豬，「獨其前腳猶似人手」。再如人足獸身，《聊齋志異》說丈夫尋妻，「但見一豕，細視，則兩足猶人，始知為妻所化」；《見聞隨筆·人足牛》說郴州逆子化為牛，「特足不變，意天之留以示報也」。

二是自證。通過已經變物的兒媳「現身說法」，以人物自述或畜作人言的



方式懺悔，讓人知道她乃因不孝而變身為物，這方面的例子較多。如最早的《冥報記》說頭變白狗，但「身衣如故」，「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夷堅續志》記狗「流涕自稱」：「我不合以穢物奉姑不孝，忽入廟中化為狗矣！」《關帝聖跡圖志全集》改作狗「人言」云云，《耳談類增》亦謂「有犬吠，至作人言」，「偏向人語」。《北東園筆錄》記常熟婦變豬，「猶作人語」：「我本應天誅，以今生無他罪過，但變豬以示人耳。」又作豬叫，「獨其前腳猶手也」；《太上寶筏圖說》亦稱，「惟手足不變，尚能言語」。此兩例是人獸同體、獸作人言的混合形式。

三是他證。似乎《夷堅志》沒有著意物人的鑒別：「僧卽脫衣授之。婦反復細視，戲披於身，僧忽不見，袈裟變為牛皮，牢不可脫。胸間先生毛一片，漸遍四體，頭面□_(稱)成牛。其夫走報婦家，父母遽至，則儼然全牛矣。」尤其是在兒媳「父母遽至」之際，很難鑒別眼前的「儼然全牛」就是自己的女兒，但這一結果可由他人即兒媳的夫、姑旁證：她披衣後，「袈裟變為牛皮」，然後一處生毛，漸滿四肢，頭面略成牛形，最後才全面化牛，其變化過程完全在他人視線中發生，是可以向其父母證明的。《了生筆記·逆婦變龜》說，湖塘橋某甲妻忤逆，毒害翁姑，「丐者遺一女衣，翁媪亦未之見」，婦偶然見衣，「訝為誰遺」，披著合體，其後雖然辭別翁姑入室，但翁姑亦絕不能知其衣為丐者所遺。其後翁姑久不見婦，「遍搜杳然」：

將出，聞剝啄聲，火之，一巨龜長可尺許，翁媪均大駭。念何來此大龜？驚呼鄰人，男女畢集，共以為怪。甲適自城施施歸，眾暄語之，翁媪亦悉述顛末，且偕往視。有走無常者，皇然奔入，曰：「汝家媳死矣，吾方見渠於閻摩羅王處備受諸苦楚。渠甚悔不該忤逆。」因指龜而言：「適卽見渠變是物也。」羣疑始釋，一哄而散。



這個兒媳變龜的異事有一個特殊的他證，正當群疑共怪之際，竟由走無常者即活人暫到陰間作冥差者做出證明。在信仰佛教的民眾看來，這種往來幽明、傳達神旨的證人遠比與兒媳對立的夫、姑更有說服力，沒有絲毫作偽嫌疑，更能彰顯忤逆遭罰的勸世主題。

四、主要人物角色

「逆媳變物」故事中的人物主要是公婆、兒媳、神仙，此外也可能有公婆的兒子或兒媳的丈夫，當然也還有作為事件見證的公眾，其中兒媳基本是與他人對立的忤逆角色，而與她直接對立的是公婆。我們也選擇了個別例外，如《夷堅志·陳曾惡子》、《見聞隨筆·人足牛》中的忤逆者（前者稱曾賤狗）均是惡子，《太上寶筏圖說》是虐待公、姑而且主要是婿翁，滇西北福貢縣僿僿族《變牛的媳婦》說兒媳虐待的是公公，泌陽縣《惡有惡報》說虐待孀孀，後者實際是公婆的替身角色，豫東南新蔡縣《小倆口變驢》也說小倆口虐待父親、公爹，且兒子、兒媳雙雙變驢，也與兒媳忤逆公婆的一般情況有別。在個別例外情形中，人物對立關係當然會略有不同，我們的討論的對象只是故事的主要人物公婆和兒媳。

（一）公婆

在故事中，公婆一般都是在丈夫去世後獨立艱苦育兒，但後來遭到兒媳的虐待。在被虐待的原因中，年老體弱、光吃不做之類似乎是顯而易見也可不必細究的，但其「目盲」卻是值得注意的母題。在我們收集的文本中，竟然有 57 例說到公婆目盲或是眼睛不好（眼睛花、眼睛麻）¹²，比例達 48%。公婆眼睛

¹² 按，《耳談類增·金氏變狗》說，解州金氏「欺夫瞽不見，常無禮於其姑」，目盲的是丈夫而非



一般是年老造成，但在豫中新鄭市《惡媳婦變狗》中，竟是兒媳用滾水「燙瞎」的；在黔東南丹寨縣苗族《惡婦石》中，又是兒媳將「鹽巴辣子水灌進婆婆的眼睛裡」所致。在遭到兒媳虐待以後，公婆也可能不計前嫌，為兒媳免受懲罰向神仙求情。

1. 視覺與味覺

目盲正可能是遭致兒媳虐待的誘因之一，由於視力衰退甚至缺失，所以兒媳可以用蚯蚓騙她是麵條，用昆蟲當肉。魯西南汶上縣《不孝婦的故事》(之一)中兒媳就想，「反正婆婆看不見，只要是給她吃餃子就行」，就做了「蟲子餃子」；遼北西豐縣《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中兒媳悔過說，「婆母雙目失明怎麼騙她也知道，可老天爺不放過」。所以兒媳自然要抓住目盲特點加以利用，但她又忽略了味覺問題，尤其是在食物中摻雜穢物的時候。除了祖台之《志怪》中的鱉糟「王氏甚以為美」外，婆婆們往往都因為感覺味道有異，才特意留下食物等待他人（往往是兒子）檢視。《獨異志》稱「覺有異氣」，《冥報記》云，「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示兒」，《夷堅續志》記，「覺臭穢不可食，遂留以待兒歸」。當然也因為目盲者往往在味覺、嗅覺等其他方面感覺敏銳，導致逆行敗露。沈丘縣《惡媳婦變烏龜》說：「瞎婆婆眼瞎，鼻子可不瞎，端著碗，一股泥腥味直往鼻子裡鑽」。蘭坪傈僳族《花母牛的來歷》中婆婆就說：「我的眼睛瞎了，但嗅覺還靈，覺得我吃的粑粑有股牛屎味，那簸箕裡還剩著幾塊。」蒙古族《虐待老母，活人變驢》中公婆對兒媳說：如果不願意侍奉，盡可拿粗米黑面給我充饑，「萬萬不該用那種骯髒的肉來欺騙我」，「我眼睛雖然瞎了，舌頭可還沒有

翁姑。均一《逆婦變犬》先僅稱丈夫為「瞽目少年」，但後文敘「母子服老道藥，病霍然愈，雙目亦豁然開明」，似母目亦盲。無論如何，在敘事功能上，夫瞽與婆盲可以置換，都是因他人目盲而放任自為。



咽到肚子裡」。這樣說來，汶上縣《不孝婦的故事》（之二）所謂「婆婆雙目失明，根本不知道包子掉在了尿罐裡，便接過包子幾口吞下」，當是有違事理的敘述，即使是「幾口吞下」的吃食方式，也不可能味同嚼蠟，除非老人同時喪失了味覺、嗅覺功能。

2. 目盲與復明

在 57 例目盲中有 8 例復明，在說明原因的 5 例中，復明乃因藥效和神力。除了我們已經討論過的藥效，神力也能使眼睛復明。桂西北隆林縣仫佬族《黑牛媳婦與金瓜姑娘》則講，山神婆婆用水「給老寡婦洗眼睛」，「老寡婦瞎了多年的雙眼復明瞭」！唐河縣《烏龜的來歷》更稱，南海觀音「袖子一甩，老太婆的眼也睜開了，病也好了」。敦煌《孝子傳》說天雷懲罰向生妻，向母「再明」，蘭坪僜僜族《花母牛的來歷》說神仙把媳婦變成牛後，「老阿媽的眼睛突然亮了」，想必都是神力所致。除了藥效和神力，情緒激動也可能刺激眼睛復明，如《志怪》說兒子「抱母慟哭」，《菽園雜記》乃明言，兒媳以鱉螯做食，其夫「見之，失聲痛哭，母被驚，雙目忽開明如平時」。夫欲逐其妻，母曰：「非婦毒我，我目當再明，天使婦以此醫我也。」我們倒不妨從中體會盲目復明的多方面原因。

3. 為兒媳求情

跟惡姑故事截然不同，在逆媳變物故事中，公婆是遭受虐待的對象，但在神仙懲罰兒媳之際，公婆反而可能寬宏大量，不計前嫌，為兒媳求情免除、減輕處罰。

這方面的文例數目雖然不大，但也非偶見。《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中，



因為兒媳為家庭頂樑柱，公婆甚至哀告「天寧禍我」，「願代婦死」。滬閩北區《狗頭媳婦》說，兒媳向婆婆求饒，婆婆就對天祈禱，請菩薩饒恕她，兒媳也改邪歸正。通過婆婆求情，兒媳從牛身復原為人的，還有湘西石門縣《惡媳婦挨打》，婆婆為了減輕兒媳的痛苦，將抽打她的竹條日曬夜露使其糟爛易斷。至於免遭雷公劈死，留下狗頭繼續存活的，則有徐州豐縣《狗頭媳婦》、遼中瀋陽市《悔過的兒媳婦》、鞍山《惡人惡報》、滇東北魯甸縣《惡媳婦變狗》。總體來看，公婆目盲遭害，「可老天爺不放過」，「天使婦以此醫我」，公婆是受害者，卻還能寬容逆媳，這些似乎把公婆神化了，其實，在故事的三種人物角色中，公婆也是神仙在家庭中的化身（參後文）。

（二）兒媳

故事中的兒媳基本是忤逆不孝、為非作歹的形像，但在故事的首、尾也非必盡然，其忤逆核心在於以非人道的方式對待公姑，當然其遭遇背後亦似隱涵別樣的意緒。

1. 兒媳的孝逆轉變

在故事中或在兒媳與公婆的現實關係中，兒媳的行為有時存在明顯的孝順、忤逆的逆向轉變。一是由孝而逆，一般發生於故事開頭。大多數文本一般都說兒媳生來嬌生慣養，或婚後遊手好閒、散漫懶惰，喜歡穿著打扮，甚至外生姦情，所以內起嫌隙，對公婆不孝，甚至欲除之以為快。但也有約 5 例文本說兒媳開始都還賢慧孝順，可時間一長卻變了。改變的原因主要是公婆長期生病，或是光吃不做，不如雞狗，說長道短，講東講西等。

二是由逆而孝，一般發生於故事結尾。大多數文本一般說兒媳變成動物，



但也有文本說到兒媳能夠改邪歸正，重新孝順婆婆。這往往是公婆向神仙求情帶來的，當然更重要的是兒媳改變認知和行動的結果。石門縣《惡媳婦挨打》就是兒媳改正的典型文例：她「把婆婆死不當人看」，故變為牛；婆婆向觀音求情救她，又恢復人形，此後，「媳婦就再也不敢把婆婆不當人了」。滬閩北區《狗頭媳婦》說，公婆求情後，兒媳做出改正錯誤的保證，也實踐了諾言，於是「那顆狗頭恢復了原來的人頭」。講述者總結說：「天懲惡媳，人變狗；改邪歸正，重做人。」

三是一逆再逆，這種情況較為少見，有之則發生於故事中間。魯西南滕州市《惡媳婦》說，「兒媳婦剛進門的時候還好來，可時間一長，就慢慢地變壞了，對婆婆不孝順，還虐待」。比如「把泡爛煎餅說是雞蛋，把爛地瓜說成小麥飯」，甚至「把煎餅在尿裡泡了給婆婆吃」。回娘家時，「從天空飄下一張黃紙條」，親娘說這是玉皇大帝要懲罰其忤逆，要她回婆家「背起恁婆婆在屋裡轉著跑」，她背婆時向神求饒：「玉皇大帝莫拿我，以後對娘好伺候。」因為有「婆婆擋著」，雷龍無法懲治她。「玉皇大帝饒了她，可她仍舊不改」，居然「往鍋裡放了毒藥」要毒害婆婆，最後從鍋裡躡出一條青蛇，把她抽死了。類似例文較少，但這種怙惡不悛、屢教不改的情形較為極端，性質較為惡劣。

2. 兒媳待姑的非人道方式

所謂「忤逆」、「孝順」有時不免是籠統概括的說法，其具體表現則是製作惡食，但也應有更為內在的本性。表面上看，兒媳變畜食糞是因為以穢物奉姑，變鳥啄蟲是因為以昆蟲做食，變身畜物是因為穿戴神仙所留衣物，其實她們所變者皆是物非人，而其根本原因在於她們當初待公姑的非人道方式，她們往往沒有把公姑當人而是當作動物甚至雞犬不如（如前舉南召、清豐、蘄春、



豐都故事中兒媳的咒罵)看待的。

《太上寶筏圖說》甌郡事一條對此有較典型的敘述，略云：

甌郡西村，有駱翁者，幼為人牧牛，長入營，食馬糧，又常緹犬入山捕野獸。偶得無主橫財，成巨富。生三子，各為娶婦，皆舊家女。翁與嫗自知出身寒微，不敢與三婦爭禮。……長婦呼翁曰「老牛」，姑曰「牛婆」，次婦呼翁曰「老馬」，姑曰「馬婆」，三婦呼翁曰「老狗」，姑曰「狗婆」，各指其年幼鄙事嘲笑之。翁好吸煙，時不離口，三婦暗將牛馬糞曬乾拌入，翁吸出穢氣，知是三婦所為，呼三子至前，欲加杖責。三婦挺身出曰：「牛馬乃翁之故交，少時不嫌，今反嫌耶？若論成家之由，翁當報狗恩，食狗糞，何牛馬之足云！」各拉其夫歸房。……一日值翁生辰，三婦並不慶祝，攜酒肴至後園會飲，以牛馬狗為令。長曰：「牛不耕田，該打一千。」次曰：「馬不行路，該打無數。」三曰：「狗不食屎，合該打死。」正在哄笑，忽天起黑雲，霹靂一聲，長婦化為牛，次婦化為馬，三婦化為狗，惟手足不變，尚能言語。……三畜與以茶飯皆不食，見牛馬狗糞，食之立盡。

雖然婿翁早年曾與牛馬狗為伴，但為人子媳卻將翁姑呼牛作馬，辱稱老狗，又在翁所吸煙草中拌入牛馬糞便，更在老翁壽辰，要將無數次被惡指為牛馬詈罵作狗的老翁打死，這是兒媳未把翁姑當人看待最為張揚跋扈的極端情形，她們之被雷霆懲罰作自己咒罵翁姑的畜物身形，當然顯示了民間敘事的事理邏輯。

《太上寶筏圖說》似乎更多地著眼於言語辱罵，石門縣《惡媳婦挨打》則觸及人心，明顯提到是否「當人看」的問題，其中略述：

從前，有一個惡媳婦，「把她婆婆死不當人，三天打，兩天罵」。公婆也對



觀音老母的化身說，「媳婦把我不當人」。媳婦穿上觀音所留的衣裳，插上金簪，身上長毛，頭上出角，「變成一條牛」。媳婦曉得錯了，跟公婆叩頭求饒：「媽媽，你救下我啊，我再不會不把你當人哪。」公婆「看到個人的媳婦成嚙那麼個樣」，也想救她。公婆問觀音：「她也是個人」，作孽變牛，怎麼辦呢？觀音給她一百根竹刷條，要她抽打兒媳，只有這樣「她才得重新變成人」，「一百根斷完嚙，她就會變成人嚙」。後來，那些竹刷條抽斷了，媳婦不斷告饒，「那個變成了牛的媳婦，又變成人了，只不過全身脫了一層皮。這以後，媳婦就再也不敢把婆婆不當人了」。

兒媳虐待公婆的方式是「死不當人」，與此相反，公婆反而覺得本來是「人的媳婦」卻變為牛身，正是在「她也是個人」的思路下，請求觀音設法恢復其人形。這個文本兼顧了前因和後果：兒媳不把公婆當人看待，變作非人之牛，公婆則始終把兒媳當人，最後還幫兒媳從牛體復原為人身。

不妨再看《履園叢話》：陝西城固縣民婦不孝，「平時待其姑如虐奴婢，非一日矣」。豫東睢縣《黃牛的由來》：公婆誤穿兒媳的衣服，遭到辱罵：「老不死的，淨賣俏！眼瞎啦？咋不穿你的驢皮？」婆婆去集市買賠，兒媳喝斥：「老畜牲，給我買來沒有？」威甯苗族《虐待婆婆的媳婦》：「只要丈夫不在家，她就沒把婆婆當人看待」。反過來說，在神仙眼裡，忤逆兒媳又似非人，克山縣《驢的來歷》中老道對公婆說「你兒媳婦不是人」，老太太說「不是人是什麼」？老道說：「她對你那樣，是個驢，連馬都不如的驢。我給你一件衣裳，只要她穿上，就會現原形的。」

正如《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作者程筱鵬所言：「逆婦以狗待其姑，豈知自身真變為狗！」既然兒媳沒有把公婆當人看待，當成「畜牲」或是「如虐奴



婢」，那麼兒媳當初以穢物、昆蟲奉姑，最後變為非人身形，或以狗頭人身繼續服侍公婆，其間的事理邏輯都是順理成章的。前因上是兒媳把公婆不當人看，後果上是神仙把兒媳作非人懲治。換句話說，兒媳以是物非人的方式對待公姑，這是其忤逆行為的核心，是其人性墮落的本質所在，也符合其製作惡食、變身非人的事理邏輯。

3. 兒媳的苦怨

客觀地講，兒媳既要忙於生計，養家餬口，也還需要服侍公爹公婆，尤其是贍養老人日常起居的任務主要是由兒媳代替丈夫完成的，這就必然在同是女性的婆媳之間產生矛盾。逆媳變物故事也在主要譴責兒媳不孝的同時，暗示了兒媳悲苦命運及其無盡的苦怨。

申訴的別樣音調可能起于《點石齋畫報》「奈何以婦女當之哉」的質疑，而最為冤枉的兒媳或在贛東北樂平市《苦哇鳥》中：婆婆「這輩子沒吃過麵條」，「媳婦是個孝順人」，家裡窮，只能用蚯蚓當面條。而且蚯蚓洗得乾乾淨淨，自己先嘗，婆婆也「吃得有滋有味」。但婆婆知道是蚯蚓後翻腸倒肚，居然死了。丈夫打她，「兒媳見自己一片孝心，竟然落到這步田地」，就撞死化成小鳥，「苦哇苦哇」地悲鳴。

除了樂平這個反例，絕大多數文本一般都說兒媳是故意製作惡劣食物，被懲罰後傾訴苦怨，這種情緒主要流露於變鳥啄蟲的「苦哇鳥」故事中，而且幾乎僅見于口傳文本。變鳥媳婦的苦怨體現在：必須成百上千次地叫苦，才能吃到一條蚯蚓或螞蝗。林蘭《鳥的故事·罰吃螞蝗的苦啊》說，她叫的聲音是：「苦啊！苦啊！苦哇！苦哇！」丈夫說：「苦啊？非要你苦叫了一千聲才有一條螞蝗給你吃！」嚴殊炎《民間傳說·苦呵鳥》說，「牠要叫一百句苦，叫得嘴



裡出了血，纔有一條蚯蚓可吃」。蘇西南鎮江市《苦哇鳥》：「據說苦哇子鳥每天要喊一百聲，才能吃到一條河鱔（蚯蚓），如果它只叫九十九聲，河鱔都吃不到」。啼鳴出血的文本還有進賢縣《苦哇鳥》「口裡啼出了血」，沙市《苦哇鳥》「嘴角流血」，吉安市《苦哇鳥的故事》「眼中叫出血來」。

「苦哇鳥」除了叫苦還有訴怨，主要針對丈夫的打罰和自身的作惡。《鳥的故事·苦難鳥》、粵西南陽江市《白麵水雞》叫的都是：「夫惡！夫惡！」瓊東北定安縣《白臉雞》是：「夫呀！夫呀！莫罰！莫罰！」贛西北奉新縣《苦哇鳥》則是：「自惡，自惡。」將樂縣《布穀鳥》又是：「布穀、布穀、布穀（補過、補過、補過）。」至於環江壯族《鬼唆鳥》說，媳婦被埋葬後，墳裡發出「角物、角物，鬼唆、鬼唆」的叫聲，變成「鬼唆鳥」，它哀叫的意思是，「我不孝母，我錯了嗎？是鬼唆我，是鬼唆我。」則似乎把鬼作為訴怨對象。

訴怨的物件似乎沒有指向公婆。湘東湘潭縣《田雞的來歷》田雞叫的是：「姑放，苦呀！」所謂「姑」是指丈夫之妹即「小姑」。但這一「姑」字，讓人猜想兒媳也可能針對公婆即「公姑」訴怨。實際上，「姑惡鳥」代表的是兒媳遭受公婆虐待或是小姑遭受嫂子虐待變形為鳥的另一相關古傳。宋代蘇軾、范成大、陸遊均有詠歎姑惡鳥的詩，對此，在現代周作人等已有論述，如《語絲》第 35 期發表潘漢年《苦哇鳥的故事》，附載周、潘二人的通信（版 5-7），周氏又專作《姑惡詩話》（《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頁 202-207），從而引起關於姑惡鳥、苦哇鳥故事搜集討論的熱潮。

從宋代以來針對公婆（或針對嫂子）的「姑惡鳥」傳說，在現當代仍然流傳，但針對兒媳的苦哇鳥故事與之情節主題均相反，主要見於口傳，似以君韶《苦哇鳥的故事》為早。《西青散記》卷二記段玉函與張瓊娘唱和，「玉函自橫



山喚渡，過樊川，聞姑惡聲」，「姑惡者，野鳥也」，「俗言此鳥不孝婦所化，天使乏食，哀鳴見血，乃得曲蟪水蟲食之」(頁24-25)從提到的地名及作者籍貫、書籍內容，以及同記其事的《然脂餘韻》卷四謂玉函為武進人看(頁478-479)，該俗傳當見於江蘇武進一帶。所謂「姑惡」似與婦之「不孝」存在矛盾，故事兩方皆為反面人物，姑之惡、婦之不孝情形亦不清，但可據知不孝婦化鳥的傳說，至少早見於作者自序的乾隆二年(1737)以前。其雙方人物皆惡的敘事矛盾，正可能暗示名不副實的「姑惡」鳥名，抑或是「苦哇」的訛傳，當然也可能反映了針對惡姑與針對逆媳的俗傳尚處於混淆時期，只是不孝婦化鳥的傳說是何時起源或從姑惡鳥傳說分化出來，還需進一步考辨。

五、勸世主題及相關母題

「逆媳變物」故事最明顯的主題是勸世化俗、刺時導民，通過兒媳忤逆待姑終致變物的虛構情節，啟發世人孝順父母，棄惡從善。運城市《三個忤逆媳婦》說，逆媳變成韭菜、大蔥、蒜頭後，大家看到忤逆者的下場，從此，這個村子裡的風氣也變了，「個個媳婦都爭著去孝敬老人」，姑娘們也準備「當個孝敬公婆的好媳婦」，村中「不知出了多少個孝敬媳婦和孝順閨女」，人們便把這個小村稱做「孝賢莊」。這種勸世主題相對明顯，當然也是通過一些情節母題加以表現的，此處略作討論。

(一) 神罰與自誓

兒媳變物的原因自然首在其忤逆，但她是通過神罰天譴而致變物的。《冥報記》中狗頭婦自認，「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夢廠雜著》中婦遭雷震，丈夫稱作「天之譴逆婦」；《履園叢話》中常熟兒媳自承，「我本應天誅」；



西豐文本中兒媳終於發現，「雙目失明怎麼騙她也不知道，可老天爺不放過，它為人間鳴不平，我應該得到它的懲罰」。「老天爺不放過」的前提是因為其有「天眼」，才能天鑒不爽，故敦煌《孝子傳》稱，「天見不孝，降雷霹靂至死」；《見聞隨筆·雷擊惡媳變豬》中觀眾評曰，「天眼甚近，報應不爽」；《後聊齋志異》亦云，「如無天眼，焉有果報」！

天眼明察，見惡必罰，所以天譴、神誅就是故事要表達的勸世主題。《關帝聖跡圖志全集》評論道，「夫不忠不孝之人，神必誅之。觀金氏事，其報甚速，可不畏哉」！《西湖拾遺》的作者也有一段評論：

看官，你道忤逆之報昭昭如此，怎麼人不要學做孝順之人，以致天譴。有詩為證：「公姑父母即天神，觸忤天神殞自身。莫怪旁人饒口舌，請看驢馬變成真。」你看忤逆之報，一毫不差。那行兇作惡之入，只道鬼神不靈，不知舉心動念，天地皆知。況罪莫大於不孝，若天地饒過了你的罪犯，便不成一個天地了。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行孝的自然能使鬼神感動。從來道孝通神明，並無虛謬之理。

這段勸世言論有幾點可注意，一是「舉心動念，天地皆知」，乃謂天地有耳目，即上述天眼鑒察，亦即俗所謂「人在做，天在看」。

二是「公姑父母即天神」。故事講述不孝遭譴，報應來自神仙，但我們實際往往忽略了另外的「神仙」，也即身邊的公姑父母，這又連帶著佛教信仰與一個著名故事類型。按，《四十二章經》：「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親矣，二親最神也。」(頁 722c)《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一五《淨行品》引《大集經》云：「世若無佛，善事父母，事父母者即是事佛。」(頁 616a。未在北京曇無讖譯《大集經》中檢得)。《大藏一覽集》卷四載《彌勒勸孝偈》：「堂上有佛二尊，懊惱世人不識。不用金彩妝成，



非是檀香雕刻。只看現世爺娘，便是釋迦彌勒。若能供養得他，何用別作功德。」
(頁 339c) 王梵志詩《童子得出家》：「生佛不拜禮，財色偏染著。」(頁 576)《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〇《泉州勸孝文》：「昔太守侍郎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家佛，何不供養？』蓋謂人能奉親，即是奉佛，若不能奉親，雖焚香百拜，佛亦不佑。此理明甚，幸無疑焉。」(頁 19b-20a) 侍郎王公指南宋王十朋。《四十二章經》在東漢明帝永平十年（西元 67 年）或至少在漢晉間譯出，可以推知，至少從漢晉時代開始，中經晉唐，直至宋代，孝養父母等同于奉佛的觀念流行民間。與此相應，很多民族都有「家中有神仙不必遠燒香」的故事，逆子求佛拜神，神告訴她自己家中斜披衣衫倒穿鞋的就是神佛，逆子醒悟，就把家中父母當作活佛和神仙奉養，金榮華先生列為 980C.1「家中老母就是佛」型，列文本 14 例(頁 742-743)。又可參《中國古代食人風俗研究》，頁 325。所以避免神罰的最好途徑莫如孝敬家中父母這樣的「神仙」。

三是「忤逆的既是這般靈應，行孝的自然能使鬼神感動」。這是說忤逆和行孝均可帶來神仙的判斷和應對，我們最為熟悉的是「孝感」天神的俗信，所以完全可以根據孝感神靈的俗信，解釋逆媳變物故事的事理邏輯，上述那兩句話其實也可以倒過來說，「行孝的既是這般靈應，忤逆的自然遭到鬼神懲罰」。

除了神罰天譴，兒媳變物也往往是自己誓言的「應驗」。睢縣《黃牛的由來》中兒媳曾在丈夫面前發誓：「夫君出遠門，妻在家若不孝順，情願變畜牲為天下人效勞。」沙市《苦哇鳥》說，兒媳堅稱她做的是肉絲麵而非蚯蚓：「我敢對天發誓，若是說了半句謊話，讓我變個鳥類！」¹³寧中同心縣回族《壞斷筋》中兒媳賭咒發誓：「我要是克扣了你媽的飯食，有上半點兒壞心，叫我變頭豬哼著

¹³ 按，「鳥類」，《巧媳婦》作「畜類」，《沙市民間傳說故事集》編者可能以為苦哇鳥非畜（人所飼養的禽獸）而改作「鳥類」，此據後者。



死！」青東遼中縣回族《變豬的媳婦》中兒媳多次發誓：「我要是對阿媽有半點兒不好，我就變豬去！」「我要是對她使了壞心，我就變成一頭豬。」結果還就真地「應了她賭的咒，變成了一頭老母豬」¹⁴。蒙古族《虐待老母，活人變驢》中的兒媳也信誓旦旦地：「我待她超過了自己的親生母親，真是好心成了驢肝肺，如果瞎老太太屁話是真的，我可以對天發誓，用不了三天，我就變成一頭可惡的母驢！」原來，變驢之前已存「驢心肝」！神罰之前本有兒媳自己的咒誓！咒誓的應驗既是神仙的靈應，也是語言具有魔力的巫術信仰，或是俗所謂「一言成讖」，這樣的「靈驗」故事當然能夠表達勸世用意。

（二）雷震書字

神罰的結果是變物或被雷霆震死，除《志怪》、《菽園雜記》因母目食蟪螬復明而沒有懲罰情節外，其他故事都有神罰結局。除了變物，天譴神罰往往是通過雷震做出最為直接的表達，因而雷霆及其震駭劈殺，雷神及其龍身現形，以及雷劈書寫文字明示天意，這些都是逆媳變物故事用以勸世的重要母題。

1. 雷霆震駭

該型故事中雷霆母題共出現 31 例，比例達 26%。在古代，該母題最早見於初唐《冥報記》，「雷震失其婦」，「易其頭為白狗頭」，乃是「以不孝姑，為天神所罰」，故雷震是天神旨意的體現，敦煌《孝子傳》亦云，「天見不孝，降雷霹靂至死」。這裡的天雷之神似無身形，但它有時可能現身為人，《獨異志》謂「雷電發，若有人截婦首，以犬續之」，《西湖二集》、《西湖拾遺》都改編為「金甲神將」；有時現身為龍，《碧裡雜存》謂「龍神立於空中」。

¹⁴ 按，王準同學以為，回族豬母題可能與禁食豬肉習俗有關。



記錄者和講述者可能對雷震加以細緻描繪，主要著眼於聲音的轟鳴、光亮的忽閃、震駭的頻繁、神靈的親臨。如《稗史彙編·逆婦變牲》說，「白晝轟雷眩目」；威甯苗族《虐待婆婆的媳婦》說，「天晴朗朗的，天空忽然霹雷一聲，天黑地動」；《見聞隨筆·逆婦顯報》說，「當時天忽昏黑，霹靂一聲，提出逆婦跪在門前」；《人獸之變·逆婦變犬》說，「天忽陰雲，雷電交馳，霹靂一聲，提婦至（詹）〔簷〕下震斃」；《民間故事新集·忤逆媳婦》說，「雷聲更加響了，電光更加亮了」，她「當然是受天的責罰了」；瀋陽市《悔過的兒媳婦》說，「天空中的雷聲在這個兒媳婦頭頂上亂轉，一聲接一聲地響」；鄂西南長陽縣《媳婦弄草包包面給婆老吃》說，「一炸雷把媳婦提到稻場上跪倒」，「一炸雷把尿桶子提出去，放在媳婦下巴底下」，「一炸雷把媳婦提到大河裡去了」；徐州豐縣《狗頭媳婦》說，玉皇大帝要把媳婦「雷劈龍抓」，「只見雷公和青龍、火龍直對她而來，兩條龍張牙舞爪，吱吱直叫，她可嚇壞了」。十堰市《雷公爺》竟然用逆媳故事解釋雷公爺的來源：玉皇大帝派青龍來抓，她用尿布抗拒¹⁵，黃龍則因制服惡媳而被玉皇大帝封為雷公爺。

雷霆令人畏懼，在民俗信仰中往往成為懲惡示威讓人敬畏的神靈，更是懲治不孝忤逆的主神。而雷擊逆婦甚至雷擊不孝忤逆者的故事，都可能以初唐《冥報記》隋河南婦人事為最早。傳說中雷擊不孝者甚多，《客座新聞》卷九乃有「雷神易震逆婦」條目（頁324-325）；《見聞隨筆·人足牛》說：「相傳元惡大憝化牛者多，故牛常遭雷擊。余恐此人當世世為牛，世世遭雷擊也。」遭遇雷擊的人不知凡幾，何以雷霆常殛不孝之人？理學家程頤有解釋，《河南程氏遺書》卷一八《伊川先生語四》：

¹⁵ 按，《見聞隨筆·雷擊逆婦》說，「逆婦以血布穢物拂之，雷即墮地如猴猴」，其他類型民間故事亦有人以穢物抗雷的類似情節。



問：「人有不善，霹靂震死，莫是人懷不善之心，聞霹靂震懼而死否？」曰：「不然，是雷震之也。」「如是雷震之，還有使之者否？」曰：「不然。人之作惡，有惡氣，與天地之惡氣相擊搏，遂以震死。霹靂，天地之怒氣也。如人之怒，固自有正，然怒時必為之作惡，是怒亦惡氣也。怒氣與惡氣相感故爾。」（見《二程集》，頁 237）

雷神之怒氣與惡人惡氣相感擊搏，結果是天怒懲治人惡，這可能給雷擊不孝的信仰提供理學闡釋。其實，雷霆震駭也可作為一種文學、美學意象發揮作用，如果是劇作家敘寫不孝情事，他完全可能藉用雷霆意象，通過雷霆轟鳴、電光閃爍去對忤逆者加以震駭譴責，這時，雷鳴電閃當然會是常見的環境烘托、氛圍渲染的文學意象。

2. 震死書字

所謂震死書字是指兒媳被雷擊致死後，在其身體上出現文字，對其忤逆行為作書面譴責。這種母題共發現 7 例，古代最早見於敦煌本《孝子傳》：「天見不孝，降雷霹靂至死。又書背上：『向生妻五逆，天雷霹靂打煞。』」《後聊齋志異》說臂中現字云：「遺毒害姑，居心何在！如無天眼，焉有果報！」《點石齋畫報·雷埋逆婦》說，「雷書二十四字，深入石中」，其文云：「埋半身以存孤，豁雙乳以哺子。日一食以延生，期三年而擊死。」口傳文本有 4 例，鎮江《苦哇鳥》說，雷公菩薩把壞媳婦打死，身上還現出幾個字：「虐待婆罪。」徐州豐縣《狗頭媳婦》說，雷龍將兒媳換作狗頭，天空飄下一條黃綾，上有文字：「只因媳婦不孝婆，用屎給婆做油饅，拔她人頭換狗頭，罰她吃屎帶幹活。」鄂西南長陽縣《雷打惡媳婦》說，觀音娘娘把兒媳變成牛，在她背上批了幾路字：「你這還報媳，飯不給婆吃，背心裡披牛皮，都來看稀奇。」後又遭雷打



死。威甯苗族《虐待婆婆的媳婦》說，兒媳被雷震死，她的身上還寫著：「虐待婆婆的媳婦，要這樣對待。」

雖然 7 例在文本總數中僅占近 6%，但在雷霆母題中則近 23%，這種母題相對特殊且具重要意義。除了《後聊齋志異》外，另外 6 例書寫文字以示懲戒的母題均與雷霆母題並存，文字書寫似乎是由雷神實施的。這是一個值得討論的問題。

古代文獻多記雷霆書字異事，如《夢溪筆談》卷二一《異事》（頁148）、《齊東野語》卷一二《雷書》（頁218-219）等多有記錄，晚清《駭癡譎談》卷上《雷書》作者甚至說「生平四見雷書」，其中二事乃是「目睹」（頁77-78）。然少見懲戒不孝者。

恰如雷擊不孝的母題首見於該型逆媳變物故事中的《冥報記》，雷霆書字以戒不孝的母題同樣首見於該型中的敦煌本《孝子傳》。《夷堅志》支甲卷三《熊二不孝》所記遭雷擊者乃逆子而非逆婦：南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興國軍（今鄂東南陽新、大冶、通山一帶）熊二被雷擊，「剗其眼，截其舌，朱字在背，歷歷可識，曰『不孝之子』」（頁733），其事顯然比盛唐敦煌《孝子傳》逆媳事晚得多（雷擊不孝、不孝者被震死書字，似乎都較早地針對不孝的兒媳）。

同樣是在盛唐，書學家已經注意到民間關於雷霆震死伴有文字的信仰，並將「鬼書」作為「五十六種書」之一。《書斷》卷上《論》曰：「又霹靂之下，乃時有字。」（頁247）《類說》卷五八引《書斷·五十六種書》云：

鬼書者，宋元嘉中，有人震死，臂上似篆形。（頁3855）



同書同卷引《書法苑》「霹靂書」條¹⁶：「宋元嘉中，有人京口震死，臂有霹靂朱書四字，四字云「業緣所殺」。《斷》作鬼書。」（頁 386）¹⁷中唐《墨藪·五十六種書法》之五十三亦云：「鬼書者，宋元嘉中，京口有人震死，臂上有篆，似八分也。」（頁 5）又，薛龍春校箋本《書斷》引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云：「鬼書者，宋元嘉十九年，京口有人震死而臂見朱書雲。」（頁 248）似未見南朝蕭氏云云之文獻出處。目前可知書學中「鬼書」之說當起于盛唐，承于中唐。而震死者身上鬼書篆文，晚唐、宋元記李賀事又稱「霹靂文」。《類說》卷五八引《書法苑》「白玉樓記」條稱，李賀被天帝所召，為白玉樓作記，卒前有緋衣人持一板書，「若太古篆或霹靂古文」（頁 3859）。李商隱《李賀小傳》作「太古篆或霹靂石文」（頁 2266），《唐才子傳》卷五作「大古雷文」（頁 290）。除去南朝宋元嘉十九年（442）京口（今鎮江市）事不見當時記載以外，至少盛唐以來，鬼書已經成為一種書法文字，其形狀似篆若隸（八分書），以為雷霆霹靂所致，故稱霹靂文、雷文。

霹靂文怎麼成為可能？這純粹是無稽之談嗎？雷震書字信仰究竟什麼時候出現？也許是唐代霹靂書字信仰的影響，當然更可能是得自多年實際觀察經驗，南宋著名提刑官宋慈在《洗冤錄》卷五《雷震死》中，已記雷霆震死的法醫檢視：

胷、項、背、膊上，或有似篆文痕。（頁 38b）

雷殛致死者身上「或有似篆文痕」，這種驗屍經驗看似神奇，其實雷電的燒灼、

¹⁶ 按，《書法苑》，一般作《（古今）法書苑》，或作《書苑》，北宋周越撰，成書於仁宗天聖八年（1030）。

¹⁷ 按，「斷」字當理解為《書斷》簡稱，其前原有二空字位，又可姑補「按書」二字，即加說明：「按，《書斷》作鬼書。」按語或為周越本有，或為《類說》本所加。總之，「斷」乃書名，似非必以為南朝宋時人「判斷」作「鬼書」。



撕裂、震顫，完全可能使皮膚產生裂紋或血液流注，形成酷似文字的震痕。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南朝宋京口雷書事不見當時記載，或南宋法醫名著方載震死體征，但震死體紋的經驗觀察及相關雷神信仰實際起源甚早，至少在東漢時代就已形成。《論衡·雷虛》言：

夫雷，火也，火氣剡人，人不得無跡。如灸處狀似文字，人見之，謂天記書其過，以示百姓。（頁308）

雖然王充反駁說：「使人有過，天用雷殺人，殺人當彰其惡，以懲其後，明著其文字，不當闇昧。」「雷書不著，故難以懲後。」或者說身上文字不過是「火剡之跡，非天所刻畫」（頁 308-309），但可從其記錄中據知當時已經流行雷神罰過的民間信仰，對罪過的懲罰除了震劈，甚至還以文字書寫其過，公告百姓。

跟斷案官員一樣，東漢時代的普通民眾也正是在長期觀察的基礎上，已經造成雷震書字懲治違法有過、為非作歹者的民間信仰。比較來說，在對忤逆不孝者實施懲戒的各種途徑中，神仙較難親臨現場，故往往化身換形，神意較難昭然若揭，故不妨採取書寫文字的方式，以便直接明示神仙旨意，傳達更為明晰的勸世主題。而更「令人信服」的是，這種傳達方式完全有可能「眼見為實」，不斷「驗證」，因而其勸世效果亦較顯著。

說到驗證，這恰恰是很多文本所強調的故事真實性。《穀山筆塵》特別指出，固原民婦變驢事，乃成憲「太史所親見」，故「其詳如此」；《聊齋志異》稱，杜小雷妻化豕事，「譚薇臣曾親見之」；《履園叢話》作者稱，常熟不孝婦變豬事，「太倉毛稼夫親見其事，為余言之甚詳」；《見聞隨筆》往往在條末記講述情況：如《人足牛》乃丁雪符述「吳虞吉觀察言」，《逆婦化豬》轉



自「盧雲」¹⁸，《雷擊惡媳變豬》末云「李佩蘭寄女口述如此」，《逆婦顯報》末稱：「俞問渠親見其事，為余述之如此。」新蔡縣《小倆口變驢》同樣強調奇聞異事的真實性：

要說人變驢，恐怕您都不信，這可是俺爺親口跟俺說的，他老人家還親眼見過哩。那年正月十五縣裡逢大會，衙役牽著一公一母兩頭小毛驢，敲著鑼大聲吆喝說：「這是不孝順的小倆口變的，誰不孝順爹娘，老天爺自有懲罰。」人家說得有名有姓，有家有道，這才不是砍大瞎，鬧著玩哩！……縣太爺命衙役把這頭驢帶進縣衙，選擇在正月十五的大會上，讓衙役牽著驢逛街遊說，教育百姓。聽二大爺說，後來這兩頭驢除走縣串府外，還進過京城哩。

具有科學思維的讀者、聽眾當然知道人變畜物的虛構性，但講述者、記錄者往往信以為真，講的是親見親聞，「說得有名有姓，有家有道」，紀錄時也有根有據。更有甚者，三國吳盛彥婢妾蟻螬炙事，竟被載入王朝正史《晉書》；臺山《新寧雜誌》登載瓊東南陵水縣媳婦變牛事時，竟冠以「中央社榆林航訊」的名義，當作真實的新聞事件發佈。這遠遠超過一般講述、記錄者信以為真的程度，事件的真實性首先已由刊物的性質、新聞通訊社的名義所決定，也跟《點石齋畫報》之新聞畫報性質相似。講述、記錄時的親見親聞，以及報刊新聞的權威報導，實際都在強調著事件的「實錄」和「見證」，也都增強了事件的可信度和勸世導民的傳播效果。

（三）其他勸世方式

¹⁸ 按，《見聞隨筆》多引「盧云」，卷一三《史家醜婢為活財神》首稱「盧品珊與余述」（頁 249a），卷一四《假隨》首稱「滬城盧殷輅蔚廷氏言」（頁 256a），此後有數十條「盧云」，《逆婦化豬》條在卷一五，疑盧氏當為盧殷輅。



除了神罰天誅、雷霆震駭、震死書字外，還有其他勸世方式，儘管文例不多，但方式極端，效果不差。

1. 遊街示眾

表達勸世主題的一個極端方式是把兒媳遊街示眾，最早見於晚唐《獨異志》，滑州節度使賈耽令將兒媳「牽行於境內，以告不孝者，時人謂之『狗頭新婦』」。在《聊齋志異》中，這樣的做法又為清代山東益都縣令效仿，「邑令聞之，繫去，使遊四門，以戒眾人」。在口傳中還有 6 例文本，所遊之處是街市、村寨，或順江遊走，牽行者是地方官及其衙役，或王母娘娘、神仙，也可以是丈夫，遊街之際兒媳現身說法，或是他人代言勸世。遊街時間可能像新蔡縣《小倆口變驢》那樣，「選擇在正月十五的大會上」，「牽著驢逛街遊說，教育百姓」，持續時間則可能像花垣苗族《壞媳婦》那樣在村寨「遊了四十八天」。除了遊行還有固定的示眾，長陽縣《媳婦弄草包包面給婆老吃》說，兒媳「跪在稻場上示眾三天」。至於觀眾人數，金檢廷《逆婦變犬》乃稱，「遠近觀者達千萬人」。

2. 繪圖刊佈

這顯然是印刷術發明以後的事，最早見於《碧裡雜存》：明嘉靖時，福建龍巖縣三妯娌變牛、羊、犬，縣令陳瀛「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于四方」¹⁹。

¹⁹ 按，作者誤稱其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姚端恪公文集》外集卷七亦稱「福建漳浦有三妯娌，「時陳瀛為漳浦令」云云。據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四《職官五·漳州府·龍巖縣》，明知縣有陳瀛，海鹽人。又卷八《橋梁·龍巖州》載，嘉靖十一年，知縣陳瀛移建迎龍橋，次年重建見龍橋（分見冊 528，頁 230b；冊 527，頁 435a）。《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三《小瀛洲社詩》亦云，嘉靖中，「龍巖縣知縣陳瀛」等「共十人，為社會，飲酒賦詩」（頁 1764c）。則嘉靖間陳瀛當為龍巖縣令，故事亦當發生於龍巖縣（今為龍巖市）。又，《姚端恪公文集》外集卷七，「七」字抬頭去尾，似原作卷七而改作卷一，其下依次標作卷二至卷六。按，此



《西湖拾遺》記福建延平府三妯娌變牛、馬、豬事也說，「觀看之人，日逐千千萬萬。眾人都畫了圖樣，刊佈於世，以警戒人」。《曠園雜誌》記山東婦變虎事亦云，民聞於官，命養僧舍，「人咸謂不孝之報，繪圖刊行以警世」。當然，《點石齋畫報》也是繪圖刻板的特殊形式，其發佈對象則主要是城市市民。

如果說神罰與自誓表現了懲戒不孝逆媳的權威性、合理性，那麼雷震書字則表現了事件的震懾之力、昭彰之意；如果說親見親聞的講述、記錄增強了故事的可信度，那麼遊街示眾則擴大了故事的傳播範圍，故事的記憶講述、文字記錄和繪圖刊佈則共同延續了故事的傳承時效。凡此，多種多樣的母題設置、講述口吻與傳承方式，都在突顯著故事勸世導民的主題。

六、文化內涵

突顯勸世主旨的「逆媳變物」故事是在哪些思想背景下產生的？包涵了哪些文化內涵？

（一）佛教信仰

佛教信仰是該型故事最明顯的文化內涵，一些故事即題作「惡人惡報」、「惡有惡報」，或被記入「報應」、「忤逆報」類目下，或謂之「冥報」、「果報」、「逆報」、「還報」、「顯報」、「不孝之報」，顯然都是佛教因果報應觀念的反映。故事中的神仙亦以觀音菩薩最為常見（13），他如遊僧、尼僧、募緣僧等，也是佛教人物。除了這些明顯的佛教因素外，故事反倒較少直接提到佛教其他要素。《人獸之變·逆婦變犬》中，丈夫孝順瞽母，「每值五、十

卷其前為卷一至卷六，第七卷以後六卷，據外集卷首目錄（頁 547c-548c），當依次改作卷七至卷十二。



之日」，以蛋、面「奉母食以為常」，其妻以尿摻和蛋面事就發生於一個初五日；變狗既又復原為人後，「惟聞地方有作佛會之處，輒奔至其所，所以示報應云」。《了生筆記·逆婦變龜》說，逆媳以為翁姑必中毒死，但歸來「見翁媪方危坐，宣誦《觀世音經》」；又記走無常者見逆媳，「于閻摩羅王處備受諸苦楚」。這是提到佛會、佛經、地獄較少的例子。

儘管故事的佛教內涵最為顯著，但上述因素尚屬表面，我們應該去考查故事內涵方面的佛教淵源，或是故事母題在佛經中的原型。

1. 墮生地獄或畜形：《佛說因緣僧護經》故事

這裡先就佛教輪回觀念略作討論。《西陽雜俎》前集卷三《貝編》：「凡生地獄，有三種形：罪輕作人形，其次畜形，極苦無形，如肉軒、肉瓶等。」學者箋注此條謂其說出《佛說因緣僧護經》^(並見頁 352-353)，然似未見《佛說因緣僧護經》有三形尤其是畜形的明確表述。不過經中佛告僧護的諸種地獄因緣中，有幾點可注意：

經饍供養，在先飲食。^(肉 第一。頁 568c)

軟美供養，在先食噉，羸澀惡者，僧中而行。^(同上第二)

作飲食時，美妙好者，先自嘗噉，或與婦兒，羸澀惡者，方僧中行。^(同上第三)

為僧典知果菜，香美好者，先自食噉，酢果澀菜，〔然後與僧〕²⁰。^(肉饍。並見頁 569a)

為僧當蜜，先自嘗噉，後殘與眾僧，減少不遍。^(肉泉)

²⁰ 按，「然後與僧」，《大正藏》闕此四字，此據百卷本《法苑珠林》卷九二（頁 2668）引補。



為僧當廚，精美好者，先自食噉，或將與白衣使食，殘者與眾僧²¹。(肉軒。並見頁 569b)

當僧果菜圃，有好華果，為己私用，或與白衣。(華樹)

當僧菜果，香美好者，私自食噉，或與白衣。((肉)果樹。並見頁 570c)

墮生無形者乃因前生有諸惡行，其中精美自食，惡劣付人的做法，就與逆媳忤逆行為絕似：如敦煌《孝子傳》說，「向生〔妻〕厭賤〔向母〕，好食自食，鹿食將與向母」；《夷堅志》稱，謝七嫂「不孝于姑，每飯以麥，又不得飽，而自食則白杭飯」；《見聞隨筆·雷擊惡媳變豬》說，逆媳「煮肉供饌，自食其肉，以皮骨和糞，另蒸食姑」。然佛經言上述惡業皆墮地獄成為無形之身，而非罪惡稍輕之畜形。至於《僧護經》所言畜形如駱駝、馬、象、驢、羝羊，卻沒有上述惡食之類惡因；經言「常處阿鼻大地獄」九種人中，「三者殺父」，「四者殺母」(頁 571b)，倒與逆媳變物故事中的毒害翁姑相似，只是同樣屬無形而非畜形。

2. 墮生地獄或狗身：目連變文故事

佛教講究破財施捨，供養僧人，若自食香美，惡食遺僧，則不免墮生地獄。這種觀念亦見於敦煌《大目幹連冥間救母變文》中：

昔佛在世時，弟子厥號目連，在俗未出家時，名曰羅蔔，深信三寶，敬重大乘。於一時間，欲往他國興易，遂即支分財寶，令母在後設齋，供養諸佛法僧及諸乞來者。及其羅蔔去後，母生慳吝之心，所〔是〕囑咐資財，並私隱匿。兒子不經旬月，事了還家。母語子言：「依汝付囑，營齋作福。」

²¹ 按，「或將」至「眾僧」二句，《大正藏》作「或時將與，白衣使食，高下心中，行付眾僧」，此據《法苑珠林》卷九二(頁 2669)引。



因茲欺誑凡聖，命終遂墮阿鼻地獄中，受諸劇苦。（《敦煌變文新書》，頁685）

目連去外州經營的相關背景在敦煌《目連緣起》中有更為詳細的敘述（同上，頁669-670）。令人驚異的是，目連外出貿易，囑母設齋供養法僧，而其母竟生慳悋之心，隱匿資財，這種事件情形亦與逆媳行事絕似：如祖台之《志怪》說，「沖甄行，敕婢為母作食」；敦煌《孝子傳》說，「時遇賊寇相陵，向生遂被討征，新婦在家」；《夷堅續志》說，「有子出外經商，累年不歸，止有兒婦七嫂在家」；邢州李生「每出外，慮其妻金氏侍奉有關，必再三囑付之而後往」等。逆媳變物故事與目連故事都說，不端行為發生在囑託者外出時，差別只在於人物關係一是夫妻，一是母子。

還有一種類似是目連母曾作狗身。目連母親原墮地獄餓鬼道，經目連挽救，得出地獄，轉生畜形作狗身，再轉女人身。《目連變文》說她，「向王舍城中作黑狗身去」，「受此狗身（音）〔啞〕啞報」，雖能「作人語」，但「饑即於坑中食人不淨」（頁714-715）。《目連緣起》亦云，「托蔭王城內，化為女狗之身，終朝只向街衢，每日常餐不淨」（頁677）。跟逆媳變物故事比較，不僅均變狗身，而且皆食不淨。敦煌目連變文及其源出的《佛說盂蘭盆經》，即使不能肯定影響到《冥報記》最早的狗頭逆媳故事，至少也當影響到附近張掖地區《仙姑寶卷》的狗頭婦事。

3. 雷擊不孝、貪得衣飾：《雜寶藏經》故事

《雜寶藏經》首列孝養故事，是該經最具特色之處（參《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第三章），其中有兩則故事可與逆媳變物故事比較。

一是卷九第112則《不孝婦欲害其姑反殺其夫緣》：「昔有一婦，稟性很



戾，不順禮度，每所云為，常與姑反。得姑瞋責，恒懷不（分）〔忿〕，瞋心轉盛，規欲殺姑。」其後與夫合謀，劫母曠野，捆縛欲害，「罪逆之甚，感徹上天，雲霧四合，為下霹靂，霹殺其兒」。夫婦因不孝之罪遭報，「後入地獄，受苦無量」（頁493bc）。婦之不孝主要體現在「常與姑反」的忤逆，更重要的是作為欲殺其姑的主謀，因而遭致雷霆劈殺其夫、夫婦並墮地獄的懲罰。其中跟逆媳變物故事相同的是雷擊不孝的母題，只是一劈逆子，一劈逆媳。

二是卷一〇第 119 則《婆羅門婦欲害姑緣》，先敘逆婦害姑原因：

昔有婆羅門，其婦少壯，姿容豔美，欲情深重，志存淫蕩。以有姑在，不得遂意，密作奸謀，欲傷害姑。

又接敘唆使丈夫，「作大火坑」，「推母投坑」，不料「母墮墜上，竟不墮火」，甚至後來得到賊人所留財寶：

選取財寶，香瓔珠璣、金釧耳璫，真奇雜物，滿負向家。夫婦見母，愕然驚懼，謂是起屍鬼，不敢來近。母即語言：「我死生天，多獲財寶。」而語婦言：「香瓔珠璣、金釧耳璫，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由吾老弱，不能多負，語汝使來，恣意當與。」婦聞姑語，欣然歡喜，求如姑法，投身火坑，而白夫言：「老姑今者，緣投火坑，得此財寶，由其力弱，不能多負。若我去者，必定多得。」夫如其言，為作火坑，投身焦爛，於即永沒。

（並見頁 498bc）

此則故事有兩點可與逆媳變物故事比較。首先，婆羅門婦貌美，欲情淫蕩，以姑有礙，視作眼中釘，乃欲加害，這種敘述在逆媳變物故事中亦有。如《見聞隨筆·逆婦化豬》說，南昌婦「性行不端，與人有私，忌其瞽目姑覺察，欲



毒死之」；《後聊齋志異》說，「婦於左近有私染，恨不能毒姑逝，散蕩自由，懷心不善久矣」；張掖《仙姑寶卷》亦稱，「媳婦青春年少，有心改嫁」。均一《逆婦變犬》說山東胡某妻，「淫蕩性成，不甘獨宿，漸與鄰人有私」，常有「天臺之約」，「暗度巫山」。至於貌美打扮，可以滕州、社旗縣同題《花頭娘》為例，前者稱：「要說花大姐呀，長得就（給）〔跟〕她的名一樣，俊得像花。她又愛打扮，杏花莊上的姑娘媳婦，誰都比不上她。」後者稱：花大姐「容貌出眾」，「講究穿戴，特別喜歡在頭上下功夫，又是擦油，又是插花，人們稱她花頭娘」。

其次，婆羅門婦貪婪，仿效公婆欲得財寶，不料燒死於火坑，這種仿效跟「兩個兒媳」型故事頗為相似，而尤其重要的是，公婆關於「香瓔珠璣、金釧耳璫，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的說法，跟逆媳變物故事的衣物母題同樣相似。在本題穿衣變物故事中，一般都是神仙賜留衣物，而且往往是專門留給兒媳（如《吳都法乘》所謂「特為娘子留也」），公婆轉致兒媳，神仙角色與《雜寶藏經》提示者母親相當，衣物與「香瓔珠璣、金釧耳璫」相當。其中花垣苗族《壞媳婦》倒與《雜寶藏經》特別相似：觀音菩薩派來神仙，自稱兒媳的哥哥，他向公婆說：

阿媽呢，我來沒有哪樣話，只要你告訴我阿妹一聲，就說我們寨子有人接親啦，人家叫她去做客，新衣新褲我幫她帶來了，手圈、頸圈、耳環我也幫她帶來了。她回來時，你告訴她要洗個澡，再穿戴這些行頭就趕來，我打先回去了。

後來公婆轉告兒媳她哥哥的話說：「他說你們寨子上今天有人接親，要你去做客。你大哥把衣服行頭都給你帶來了，放在你的床上。他要你洗了澡再穿。馬



上就去！」由哥哥向妹妹提示穿衣尤其是由公婆向兒媳轉述其哥的叮囑，這與《雜寶藏經》母親說「香瓔珠璣、金釧耳璫，是汝父母、姑姨姊妹，用來與汝」的提示幾乎相同。只是逆媳變物故事更偏重於「衣」，《雜寶藏經》更偏重於「寶」；或前者穿戴衣物變身異物，後者則不及見衣物即已葬身火坑而已。

如果把佛教觀念、敦煌目連變文、佛教《雜寶藏經》故事與本題逆媳變物故事結合起來看，其間確實具有較為明顯的可比性。佛教及變文強調設齋供養佛僧及乞丐，逆媳變物故事說供食公婆或乞食者；或者《雜寶藏經》由公婆提示飾品寶物，逆媳變物故事由神仙、乞丐、過路者賜留衣物，抑或公婆轉述神仙、來訪者的提示，這些母題類似、人物置換、敘事同構的多重關聯，似乎都再次讓人聯想到「家中老母就是佛」、乞丐就是神仙的民俗信仰，表達的都是神仙通過親臨來訪或日常坐鎮（後者指老母家佛）對忤逆不孝者實施懲罰的勸世主題。

4. 佛教與《冥報記》

大體上說，佛教慳吝供養、墮生地獄或畜形、雷擊不孝、貪得衣飾等母題上，與逆媳變物故事確有相似之處。基於這些比較，我們可以探討逆媳變物故事是否可能受到佛經影響。

中國古代逆媳變物故事最為標準的文本最早見於初唐《冥報記》所記隋河南婦人事，其中出現雷擊不孝、變身狗頭這兩個最重要的母題，而這些母題都可能來源於隋唐以前的佛教文化中。《佛說因緣僧護經》大體是東晉時所譯，《雜寶藏經》則譯自北魏吉迦夜、曇曜之手。《目連緣起》末署「界道真本記」，《目連變文》末署「貞明七年辛巳」（921）抄寫，時在五代後樑，敦煌目連通俗文學又據西晉竺法護譯《佛說盂蘭盆經》演繹；儘管《盂蘭盆經》無目連母親



狗身之說，但通俗演繹的狗身母題可能在抄寫時代之前出現。這都可能為《冥報記》提供佛教觀念和故事母題。還可注意的是，單從書名看，《冥報記》就是典型的釋氏輔教志怪，自序亦稱：「釋氏說教，元順因果」，然「眾人不信因果」，以為「善惡無報」，作者繼承前代釋氏輔教志怪「證明善惡，勸戒將來」，故「具陳所受及聞見緣由」，「發起因類」，「專事揚確」，庶見者留意（頁135-137）。所以《冥報記》最早出現的雷震、狗頭母題，當來源於作者所受聞見，很有可能是作者藉用佛教觀念和佛經故事的編創，或是記錄了民眾演繹的佛教故事。

（二）儒家思想

儒家特別強調孝道。《孝經·紀孝行章》：「子曰：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唐明皇注：「平居必盡其敬，就養能致其歡。」邢昺疏：「謂平常居處家之時也，當須盡於恭敬，若進飲食之時，怡顏悅色。」「孝子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及進飲食以養父母，皆須盡其敬安之心，不然，則難以致親之歡。」（頁2555c）《孝經·孝治章》：「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頁2552b）宋范祖禹《孝經說》：「夫知幽莫如顯，知死莫如生。能事親則能事神，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其理然也。」（頁94d）儒家孝能感天通神的觀念，也當與佛教父母為佛的信仰相互貫通。《禮記·內則》又強調「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問所欲〔食〕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唯〔其〕所欲」諸食物，必甘之、滑之、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頁1461bc）。故事中的逆媳以惡食奉姑，既然沒有怡顏悅色，自然也不能盡己敬，致姑歡，因為她們沒有把舅姑當作父母去奉事，甚至沒有把舅姑「當人看」，當然是有違儒家孝道。

儒家也敬雷。《論語·鄉黨》記孔子行事，「迅雷風裂必變」，何晏集解引鄭（鄭玄）曰：「敬天之怒，風疾雷為裂。」邢昺疏：「風疾雷為烈，此陰



陽氣激為天之怒，故孔子必變容以敬之也。」（頁 2496a）《禮記·玉藻》記君子行事，「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鄭注以為「敬天之怒」（頁 1475b）。儒家敬畏雷霆，以為雷霆是天怒，這種敬天畏天以免天怒神怨的思想，可能影響到民間關於雷罰人過的信仰。《論衡·雷虛》設難即釋君子行事云：「懼天怒，畏罰及己也。如雷不為天怒，其擊不為罰過，則君子何為為雷變動、朝服而正坐乎？」（頁 310）這說明民眾很有可能藉用儒家敬雷觀念，造成雷罰人過的信仰。

（三）道教及民間俗信

其實除儒家強調孝道，佛教也善於利用儒家孝道，各家各派幾乎沒有不肯定孝親的。在宗教信仰方面，道教也強調孝道，不忠不孝之人不僅不能成仙長生，反而減算短壽。《抱朴子·微旨》討論長生之道一節，強調「欲求長生者，必欲積善立功」，不能背善向惡，「禁忌之至急，在不傷不損而已」。值得注意的是，在各種罪過禁忌中，居然有「以不清潔飲飼他人」一事，「凡有一事，輒是一罪，隨事輕重，司命奪其算紀，算盡則死」。作者據道經稱，人之罪過有神監察懲罰，「天地有司過之神，隨人所犯輕重，以奪其算」，「算盡則人死」。司過之神先是得到三屍、灶神的通報：「身中有三屍」，「每到庚申之日，輒上天白司命，道人所為過失」，「又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進而司命處罰，「大者奪紀」，「小者奪算」。

也許被我們忽略的一點是：「以不清潔飲飼他人」的罪過，最有可能為上天告狀的灶神所監察，如果兒媳以穢物、昆蟲製作非常食物，必然被灶神察知，其算紀也當遭神減奪。可以比較的是清代《福國鎮宅靈應灶王寶卷》對「不燒穢糞」的禁忌，其書卷上《宅神請問品第六》強調不能「灶前便溺」，或「將



臭草及糞塊、雞毛入灶」(頁536b-538a)；卷下《不燒穢糞品第二十》專講一案：陳氏「將不淨之柴或牛糞入灶」，不知「穢糞是人皆可惡，入灶其神定不依」，故在灶神看來，陳氏燒糞是「與人吃」糞，故送她「驢馬糞」「為食」(頁588b-591a)。穢糞入灶皆得神罰，何況穢糞做食？所以兒媳以穢物做食後來變豬狗食糞，其間的事理邏輯與灶王罰燒糞者食糞如出一轍，製作惡食的罪過也必然為灶神監察。

還可注意《抱朴子》此節後文居然以蔡順、郭巨孝親為例，說明「天高而聽卑，物無不鑒，行善不怠，必得吉報」之理(並見頁125-127)。這似乎暗示：以不潔之物飲食他人一事，應該包括忤逆者為父母舅姑製作惡食這樣嚴重的不孝罪過，當然會遭到神罰，算盡則亡。逆媳變物故事中懲罰逆媳的神仙，如王母娘娘、太白金星、玉皇大帝、赤腳大仙等，就是道教神仙。

正如前述，中國古代雷霆懲惡罰過的信仰早在東漢時代已經形成，《論衡·雷虛》已記雷擊殺人，炙烤若字，「天記書其過」之類俗信，漢代俗信當從儒家敬雷觀念中來。其實，在春秋孔子與東漢王充間，還有西漢焦延壽《焦氏易林》之說²²，其書卷三《大狀·復》說：「雷霆所擊，誅者五逆。磨滅無跡，有懼方息。」(頁601)雷霆誅滅逆者，自然讓人畏懼。如此，則中國古代雷神信仰大體經過先秦儒家的敬畏思想，到西漢、東漢時代形成雷神罰過的民間信仰。

應該特別關注的是：在多種罪過之中，《論衡·雷虛》所記乃有俗信所謂雷罰食人不淨這樣的陰過：

²² 按，《焦氏易林》的作者問題頗多爭議，傳統上往往否定舊題西漢焦延壽說，現今則又傾向於承認焦氏著作權(參《焦氏易林詩學闡釋》，陳良運著，頁481-584；馬新欽《〈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頁15-75)。



盛夏之時，雷電迅疾，擊折樹木，壞敗室屋，時犯殺人。世俗以為「擊折樹木，壞敗室屋」者，天取龍；其「犯殺人」也，謂之〔有〕陰過。飲食人以不潔淨，天怒，擊而殺之。隆隆之聲，天怒之音，若人之响吁矣。世無愚智，莫不謂然。推人道以論之，虛妄之言也。

劉盼遂集解加案語云：

《北史·高車傳》：「俗不清潔，喜致震霆。」唐沈既濟《雷民傳》：「雷州事雷，畏敬甚謹，每具酒肴奠焉。有以彘肉雜魚食者，霹靂輒至。南中有木，名曰棹，以煮汁漬梅李，俗呼為棹汁。雜彘肉食者，霹靂亦至，犯必回應。」知雷擊食不潔淨之說，至六朝、唐時仍盛。（並見頁294）

《雷虛》篇下文又記俗信：「人有陰過，亦有陰善。有陰過，天怒殺之；如有陰善，天亦宜以善賞之。」（頁296）「飲食〔人〕不潔淨，天之大惡也。」（頁302）《謹告》篇亦言：「盛夏陽氣熾烈，陰氣幹之，激射（裂）〔劈曆〕，中殺人物，謂天罰陰過。」（頁645）

遭到雷霆擊殺者之陰過竟然是「飲食人以不潔淨」，儘管從王充「疾虛妄」的立場看來，那不過是一種「小過」（頁298），但在宗教裡可能非同小可，所以《抱朴子》所謂食人不潔則司命奪算的道教信仰，應當來源於至遲在西漢形成的雷震罰過尤其是懲罰「飲食人以不潔淨」的民間信仰。這些信仰又共同構成逆媳變物故事惡食、雷霆母題的文化背景。

統觀儒道佛三家思想，我們認為：儘管逆媳變物故事具有最為明顯的佛教內涵，但絕不宜低估中國古代本土文化中儒道思想及民間俗信的重要意義。儒家早已宣導敬孝，強調奉食盡敬、事姑如母、敬畏雷霆，西漢《焦氏易林》已



記雷誅五逆信仰，東漢《論衡》已記雷文書過、雷擊「飲食人以不潔淨」之類陰過等俗信，東晉《抱朴子》又記「以不清潔飲飼他人」可致奪紀減算的信仰，這些本土文化因素已經差不多足以造成逆媳變物故事的惡食、雷震母題。至於佛教，其重要性主要在於墮生地獄、畜形的輪回觀念，但儒道思想及民間信仰卻為佛教傳播提供了本土文化土壤，反過來說，佛教也最善於對中國文化加以利用和改造，《雜寶藏經》雷殺逆子的故事正可能改造自中國漢代以來俗信。所以，逆媳變物故事大體是在本土民間信仰、儒道思想與外來佛教信仰共同作用下造成的。

該型故事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情形，也可從故事所出文獻載體看出。如雖然有出自佛教專書《冥報記》、《法苑珠林》、《吳都法乘》等者，但其實多種文獻往往三家混融，如張掖《仙姑寶卷》，民國《道德叢書·人獸之變》，近代上海勸善刊物《勸善雜誌》、《勸善彙報叢刊》、《蘇城隱貧會旬刊》等思想皆較複雜，實難分析。黃正元《太上寶筏圖說·凡例》稱：「經文雖出《道藏》，所言皆格致誠正之功、齊治均平之理，並無鼎爐修煉之習，與四書六經相為表裡。」（孝集卷首，頁16a）《勸善彙報叢刊·果報述聞》卷首介紹「本報特色」第三條亦云，「匯參三教，不偏不倚」，「內則聖功，外則王道」。再如收入《三洞拾遺》的清顏生愉輯《丹桂籍》，也非純粹道教勸善之書，明清多種雜著更不必具有非此即彼的宗教傾向。這都是中國文化三教圓融的共同現象。

七、餘論

在主體層面上，逆媳變物故事是虛構的勸世故事，但很多文本在首尾又承擔解釋風物的功能，故在局部層面，亦可謂之釋源傳說。



故事主要解釋了多種動植物的起源。最常見的是動物，除了兒媳變身豬狗吃不淨穢物，變作飛鳥吃蚯蚓、螞蝗外，其他動物則主要是牛，尤其是黃牛、母牛。故事往往敘述，兒媳穿上神仙所留衣物後，衣服變成牛皮，髮夾、簪子變成牛角。當初世上只有水牛，沒有黃牛，後來逆媳變成黃牛、母牛，成天叫「娘」喊「忙」，常掉眼淚。蘭坪僂僂族說，「在很多黃牛中，很少有黑白相間的花母牛」，後者是兒媳穿了「黑白相間的衣服」變成的。

又如變龜故事往往敘述，兒媳穿了花背褂後，背褂變成烏龜殼，領褂上的線變成繩子捆住她，又變成龜殼上的裂紋，從此世上有了烏龜；或是鑽進蛇洞躲藏，出現龜蛇同洞的動物棲居現象。再如達斡爾族解釋驢「額——沃」叫聲的原因，是兒媳正要求饒喊「額——沃」時卻沒喊出來就已經變成了驢的緣故。

除了動植物起源，故事也還解釋了一些風俗習慣的起源。如滇西北寧蒗縣普米族《擠牛奶的由來》說，媳婦變成黑母牛，拖著腫脹的奶子，來讓公婆擠著吃，從此，「普米人學會了擠牛奶」。陝西千陽縣《買驢要挑白嘴亮眼》說，買驢講究的是「白嘴亮眼」，「因為白嘴亮眼驢是歪媳婦變下的，所以不但好看，而且好使，還通人性」。滬虹口區《棕棚的傳說》說，人們常「把棕毛采下來做成棕棚」，壓在身下，逆媳也就「永遠翻不了身」。滕州《花頭娘》說，逆媳花頭娘變成飛蟲啃棟葉，人們喜歡在宅院「種上幾棵棟樹，棟花開時，便講起花頭娘的故事，教育媳婦們孝敬婆婆」。豫北《二月二龍抬頭》說，逆媳在二月二被雷震死，於是就有了「二月二龍抬頭，忤逆媳婦發了愁」的俗說。看來，世間很多自然現象、風俗習慣都跟逆媳變物故事存在關聯。

綜合本文梳理與討論，可以知道：雖然在科學觀念、女性主義的視角下，「逆媳變物」故事不過是一個陳舊老套的濫俗說教，是欺世誑人的胡說，但我們



亦該從學術角度，對其流傳情況、母題設置、文化內涵等加以闡釋，也還必須承認現實生活中忤逆兒媳並非少見，這種故事也還有一定的教育意義，至少具有較大的學術價值。該型故事通過忤逆兒媳以惡食奉姑遭到雷震或變物懲罰，表達懲惡揚善、勸世導民的主題，在古今之間、南北之間、多民族之間廣泛流傳，是本土民間俗信、儒道思想及外來佛教信仰相互融合，共同作用，而形成的一種在民間文學、古代志怪、敦煌文學、現代小說等中並存的文學文化現象。

當然，除了我們的初步討論，還有一些問題甚為複雜，如其中是否存在公婆向兒媳贈衣之俗？又如苦哇鳥與姑惡鳥究竟有怎樣的傳承脈絡？源流分合情形如何？再如變鳥的逆媳為什麼往往是關在禾桶下，或是在稻場上示眾，鳥亦有禾雞、田雞之名，這是否反映了某種農耕民俗、穀精信仰？是否在週邊域外亦有流傳？諸多問題仍需學人續作探討。



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 (135 例)

(符號：●=公婆日盲；○=盲而復明；★=雷震霹靂；√=具有該母題)

表 1：古籍文獻所載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 (29 例)

序	時代	地區	目	逆行	雷變物	文獻出處
1	三國	吳廣陵郡 (蘇中揚州市)	● ○	蟪蛄作食		①晉祖台之《志怪》(成書於晉末)·《法苑珠林》卷四九(頁1489-1490)·《太平御覽》卷四一一·九四八(頁1879d·4209c)·宛委山堂本《說郛》卷一一七並引(頁5400d)·《古小說鈎沈》(頁158) ②初唐《香書》卷八八《孝友盛彥傳》(頁2276-2277)·《蒙求集注》卷下引(頁388-389)·《白氏六帖》卷八(頁64a)·幹寶《搜神記》卷一一(明人舊本誤輯)(頁135)
2	隋	河南 (豫西北洛陽市)	●	蚯蚓為羹	★ 白狗頭 (乞食)	①初唐唐臨(600-659)《冥報記》卷下《隋河南人婦》(頁56)·《珠林》卷四九(頁1505)·《太平廣記》卷一六二並引(頁1167-1168) ②約初唐竇維蓋《廣古今五行記》·《御覽》卷九四七引(頁4203cd)
					(乞食)	③明鄭瑄《昨日庵日纂》(1640)一集卷二〇《冥果》(頁208a)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犬類》(頁598d-599a)
3	唐	河內縣 (豫西北沁陽市)	● ○	豬糞和食	★ (雷煞) (書字動世)	盛唐敦煌本《孝子傳》·《敦煌小說合集》(頁50-51)
4	唐	滑州酸棗縣 (豫東北延津縣)	●	食納犬糞 蟪蛄作羹 蟪蛄作羹 不孝	★ 狗頭 (遊行動世)	①晚唐李伉《獨異志》卷上《狗頭新婦》(頁4-5) ②北宋錢易(968-1026)《南部新書》卷癸(頁170) ③明末周清原《西湖二集》卷六《姚伯子至孝受顯榮》入話(頁90) ④清陳樹基《梅溪》《西湖拾遺》(1791)卷三九《負雙鞍孝子感神》入話(頁3b-4a) ⑤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464)
5	南宋紹興三十年(1106)	信州玉山縣 (贛東北上饒市屬縣)		飯以麥· 穿遊僧袈裟	牛	①南宋洪邁《夷堅志》丙志(1171)卷八《謝七嫂》(頁430-431) ②明王圻《稗史彙編》(1607)卷一六九《禍福門·報惡類上·謝七嫂》(頁2862b) ③元《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人倫門·父子·孝行·事姑不孝》(頁20-21)
6	南宋嘉元元年(1174)?	南城(贛東南撫州市屬縣)		具食粗菲·食糞(惡子忤逆)	★ (震死)	南宋洪邁《夷堅志》補志卷一《陳曾惡子》(頁1556)
7	北宋宣和間	邢州 (冀南邢臺市)	●	餅裹人糞	狗	①元《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一《人倫門·父子·孝行·事姑不孝》(頁20) ②清盧湛《關帝聖跡圖志全集》(1829)卷三(禮部)《靈應考·金氏化狗》(頁21a)
8	明	當塗(皖東馬鞍山市屬縣)	● ○	蟪蛄作食		明陸容(1436-1494)《菽園雜記》卷三(頁31)



序	時代	地區	目	逆行	雷	變物	文獻出處	
9	明嘉靖初	福建龍岩縣 (閩西南龍岩市, 原誤作漳浦縣)		不孝	★	牛、羊、犬(三軸裡, 圖形動世)	①明董穀(明中期人)《君裡雜存》卷上《人異》(頁66-67) ②清姚文然《姚端恪公文集》(1683)外集卷七《功過格拈案·倫常》(頁629ab)	
10		解州(晉西南運城市鹽湖區)	●	惡草、糞蟲拌食		狗	明王同軌《耳談類增》(1603)卷五一《外紀·逆報篇·金氏變狗》(頁313d)	
11	明嘉靖十年(1531)	福建延平府(閩中三明、南平一帶)		詬罵, 飢粥不贍	★	牛、犬、豕(三軸裡)	①明王圻《稗史彙編》(1607)卷一六九《禍福門·報惡類下·逆婦變性》(頁2690b) ②明張建、沈國元《皇明從信錄》(1620)卷二九《嘉靖十年》(頁484b) ③清褚人獲《堅瓠集》余集(1703)卷一《雷謫逆婦》(出《從信錄》, 頁268d-269a)	
						牛馬豬(三軸裡, 畫圖動世)	④清陳樹基《西湖拾遺》(1791)卷三九《負雙骸孝子感神》人話(頁4a-4b)	
						羊豕犬(三軸裡, 畫圖動世)	⑤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犬類》(頁599a)	
12	明	固原縣(甯南固原市)		不予冒絮, 撕裂頭巾		驢	明於慎行(1545-1608)《穀山筆塵》卷一五《雜聞》(頁177)	
13		黑河北邊(甘西北張掖市)	●	毒藥餅, 穿尼僧(仙姑)所留青布衫		青狗毛身	明(約在萬曆間)《仙姑寶卷·仙姑娘將送媳婦變狗第九品》(抄於1941年), 見方步和《河西寶卷真本校注研究》(1992)(頁37-40)	
14	明天啟六年(1626)	江陰長溇(今蘇南江陰市長溇鎮)		穿僧人所留緇衣		老母(母牛)	①文季美(詩經齋主人?)《桐下欣然》(未見) ②明周永年(1582-1647)《吳郡法乘》卷二八《逆行篇·人化犬》附引文季美《桐下欣然》(頁885) ③清顏生倫《丹桂籍》(1690)卷一《文昌帝君陰騭文注案》(頁552c)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牛類·逆婦變牛(二)》(頁605d-606a)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1707)卷一二《杜小雷》(頁1613)	
							①清吳陳琰(康熙間人)《曠園雜誌》卷下《婦變虎》(頁160b) ②民國曹繡君《古今情海》(1915)卷一四《情中化·不孝婦變虎》(出《曠園雜誌》, 頁18)	
15	清	益都縣(魯中北青州市)	●	蜚蜮鱗鮓		豕(遊行動世)	清蒲松齡《聊齋志異》(1707)卷一二《杜小雷》(頁1613)	
16	清	山東		不孝, 穿老嫗所留被服		虎(繪圖動世)	①清吳陳琰(康熙間人)《曠園雜誌》卷下《婦變虎》(頁160b) ②民國曹繡君《古今情海》(1915)卷一四《情中化·不孝婦變虎》(出《曠園雜誌》, 頁18)	
17		甌郡(今浙南溫州市)		牛馬糞拌煙草(虐待公、姑)	★	牛馬狗(三軸裡, 食糞)	①清黃正元《太上寶筏圖說》(1755, 即《太上感應篇圖說》)之七廉集「失禮于舅姑」案語(頁43ab) ②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牛類·逆婦變牛(一)》(頁605b-d)	
18	清	龍丘縣(浙西衢州市龍遊縣)	●	糞糟拌肉	★	(震死)	清俞蛟《夢廠雜著》(1801)卷四《鄉曲枝辭》卷下《雷擊逆婦記》(頁70-71)	
19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常熟(蘇南常熟市)		毒藥餅, 穿乞丐所留綾衫		豬	①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463) ②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1843)卷三《逆婦變豬》(頁371d-372a) ③民國蘇州《蘇城隱貧會旬刊》第33期(1926年5月11日)(版4·欄d)	



序	時代	地區	目	逆行	雷變物	文獻出處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豬類》(頁602bc)	
20	清	山東定陶縣 (魯西南菏澤市屬縣)	●	雞矢置湯	★	豬(食糞)	①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464) ②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四編(1848)卷三《逆婦變豬》(頁372a) ③民國蘇州《蘇城隱貧會旬刊》第33期(1926年5月11日)(版4,欄d)
21	清嘉慶二十五年 (1820)	陝西城固縣 (陝南漢中市屬縣)		虐待寄罵		驢	①清錢泳《履園叢話》(1825)卷一七《報應·忤逆報》(頁463) ②清梁恭辰《北東園筆錄》(1843)四編卷三《逆婦變驢》(頁372a) ③民國蘇州《蘇城隱貧會旬刊》第34期(1926年5月21日)(版4,欄b) ④民國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驢馬類》(頁608c)
22		湖南郴州	●	虐待,穿老叟所留衣(惡子忤逆)		牛	清齊學裘《見聞隨筆》(1868)卷一二《人足牛》(頁244d-245a)
23	清嘉慶初年	江西南昌府	●	毒飯團,穿募緣僧女衣		豬	同上卷一五《逆婦化豬》(頁267c-268a)
24	清同治四年(1865)	興化縣(蘇中興化市)	●	皮骨和糞當肉	★	豬身豬尾(食糞)	同上卷一七《雷擊惡媳變豬》(頁289bc)
25		寶應(蘇南揚州市轄縣)		胞衣當肉	★	(震死)	同上卷一八《雷擊逆婦》(頁296bc)
26		金山縣(滬西南金山區)		誣姑竊汗巾,勒姑吃矢	★	(瘋顛)	同上卷一八《逆婦顯報》(頁300cd)
27	清康熙十四年(1675)	江南丹徒(蘇中鎮江市轄區)		毒餅害姑		女首豬足,龜身蛇尾(書字動世)	清佚名(當為無錫金匱顧氏,多記清末事)《後聊齋志異·毒姑》(頁105-106)
28	清	昆山(蘇東南昆山市)		砒霜餅,穿乞丐所留雨衣		龜	《(申報)附刊》《點石齋畫報》彙集(1895)《逆婦變龜》(冊12,頁16)
29	清	新建(贛中南昌市轄區)	●	蚯蚓當面	★	(雷震)(書字動世)	《點石齋畫報》貞集(1898)《雷埋逆婦》(冊15,頁150)

表 2：漢族口傳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 (71 例)

序	題名	地區	目	逆行	雷變物	文獻出處	
1	逆婦變犬	山東	● ○	毒藥飯,穿老道所留女衣		黑白犬	均一《逆婦變犬》,《好白相》第1期(1914)(頁61-62)
2	金氏婦	(浙江?)		人糞填肘	★	犬(食人糞)	許廩父(一廠)《清風明月廬筆記》,《小說新報》第2年第11期(1916)(頁5)
3	逆婦變龜	湖塘橋(蘇南常州市?)		悍逆,砒霜餅,穿乞丐(神仙)所留女衣		巨龜	了生《了生筆記》,《小說新報》第5年第12期(1919)(頁6-7)
4	逆婦變犬	紹興(浙中北紹興市)	●	糞汁煮肉	★	犬首人身	金檢廷《逆婦變犬》,《勸善雜誌》1924年第4期(頁56-57)
5	苦哇鳥的故事	(贛西南吉安市)	●	蚯蚓當鰵魚		禾雞(吃蚯蚓,苦又Y)	君韶《苦哇鳥的故事》,《語絲》第40期(1925年8月17日)(版8)
6	罰吃螞蝗的			螞蝗當豬肉		鳥(吃螞蝗,苦)	林蘭《鳥的故事》(1931)(頁50-55)



序	題名	地區	目	逆行	雷	變物	文獻出處
	苦啊					啊,苦哇)	
7	苦雞鳥	廣州	●	蜈蚣(水蛭)做脯		水雞鳥(夫惡,夫惡)	林蘭《鳥的故事》(1931)(頁56-57)
8	媳婦變牛	浙東		毒餅殺姑,穿乞丐(仙人)所留紅緞褂子		黃牛	林蘭《三個願望》(1933)(頁61-63)
9	逆婦變犬	浙省黃岩(今為浙東黃山市轄區)	●	童尿置面蛋	★	狗頭(後復原為人)	陳鏡伊《人獸之變》(1933)下編《人變動物變犬類》(頁598cd)
10	逆婦忽變狗頭之駭聞	徽州修甯(皖南黃山市屬縣)	●	遺屎供姑	★	狗頭人身(食屎)	《慈善彙報叢刊》第一編《果報述聞》(1933)(頁8)
11	苦哇苦哇(原為兒歌名)	南昌		蚯蚓當肉煮面		鳥(苦哇,苦哇)	張敬坡《南昌兒歌輯解》,《民俗》復刊號(1936)(頁176)
12	悍婦變牛(新聞)	瓊東南陵水縣		虐待,穿道士所留艷麗時裝		牛	廣東臺山《新寧雜誌》第39卷,第15期(1947)(頁80a-b)
13	忤逆媳婦	某村	●	以糞蛆當雞肉做餛飩	★	狗頭(吃糞)	①李浩《民間故事新集》(1947)(頁130-133) ②《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民間文學集》(1996)(頁224-225)
14	苦呵鳥		●	蚯蚓麵條		苦呵鳥(吃蚯蚓)、縊女蟲	嚴殊炎《民間傳說》(1949)(頁22-23)
15	苦哇鳥	蘇西南鎮江市	●	河蟻(蚯蚓)當繖子	★	苦哇子鳥(吃蚯蚓,書字勸世)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蘇卷》(1998)(頁355-356)
16	烏龜的來歷	蘇中南通市屬如皋市	●	毒饅頭,穿討飯老太太(仙人)所留花袍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如皋卷》(2010)(頁202)
17	狗頭媳婦	蘇西北徐州市豐縣	●	狗屎當雞蛋油饅	★	狗頭(吃屎,書字勸世)	①《徐州民間文化集故事傳說》(2004)(頁181-182) ②《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豐縣卷》(2007)(頁242-243)
18	花頭娘	魯西南滕州市		棟葉、蜂蜜烙餅(反而毒死生母)		飛蟲(啃棟樹)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東卷》(2007)(頁424-425)
19	狠心的媳婦變黃牛	魯中濟南市屬章丘市		曲蟮(蚯蚓)麵條,毒飯,穿要飯老太太(神仙)所留黃衣裳		黃牛(常掉淚)	《章丘民間文學集成資料本》(一)(1988)(頁3-4)
20	媳婦變牛的故事	冀中高碑店市		虐待,穿白鬍子老頭所留花衣服		母牛(常叫「娘」)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北·高碑店卷》(2011)(頁338)
21	狗頭人身的媳婦	冀東北承德市	●	給公婆吃剩狗食	★	狗頭人身(吃狗食)	《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河北承德·承德縣卷》(2014)(頁257-258)
22	驢的來歷	黑西北齊齊哈爾市克山縣	●	胎衣餃子,穿老道所留花布衫		驢(推碾拉磨)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黑龍江卷》(2005)(頁471)
23	變驢	遼中瀋陽市東陵區		虐待,穿要飯老太太所留坎肩		驢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東陵資料本》(1986)(頁510)
24	烏龜的來歷	遼中瀋陽市屬新民市	●	蚯蚓當肉,穿要飯奶奶所留金光花衣		烏龜	《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遼寧卷·新民資料本》(一)(1986)(頁329-330)
25	惡人惡報	遼中鞍山市鐵東區		孩子胞衣做餃子	★	狗腦袋(吃巴巴)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分卷》民間故事選集(鞍山市鐵東區內部資料本)(1987)(頁385)
26	不孝順的媳婦	吉中南吉林市磐石縣		糞堆中豬胞做餃子,毒樹皮泡「醋」	★	毛身豬蹄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1992(頁833-835)
27	三個忤逆媳婦	晉西南運城市		虐待,詛咒公婆	★	割頭韭、剝皮葱、搗泥蒜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西卷》(1999)(頁625-626) ②《中國民間故事精品庫·生活故事卷》(1999)(頁216-218)
28	刁媳婦變牛	晉西南垣曲縣		虐待,穿觀音代賠衣簪		牛	《垣曲文史資料》,第3輯(1987)(頁75-77)
29	哄我瞎婆婆	陝西南漢中市勉縣	●	「曲蟮(蚯蚓)烙饅饅,哄我瞎婆婆」		黑頭花尾鳥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陝西卷》1996(頁324-325)
30	買驢要挑白嘴亮眼	陝西寶雞市千陽縣		虐待公婆,穿要飯婆婆所留黑布襖		白嘴亮眼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陝西卷》1996(頁465-466)



序	題名	地區	目	逆行	雷	變物	文獻出處
31	惡報	疆中石河子市		毒藥肉包子，穿要飯的所留花衣裳		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建設兵團農八師、石河子市分卷》(1993)(頁411-412)
32	口媳婦變驢	豫東北長垣縣(清朝事)		嘔罵，穿賣婆(仙姑)所留黑布		黑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長垣縣卷》(1986)(頁122-123)
33	烏龜的由來	豫東北濮陽市清豐縣	●	蚯蚓當肉，生日做砒霜餃子，穿討飯婆婆(觀音菩薩)所留花領褂		烏龜(龜蛇同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清豐縣卷》(1989)(頁209-211)
34	黃牛的來歷	同上		虐待，與過路老婦(王母娘娘)吵鬧		黃牛(常流淚)	同上(頁211-212)
35	惡媳婦變狗	豫中鄭州市屬新鄭市	●	卷屎餅	★	狗(吃屎)	《軒轅故里的傳說》(1990)(頁256)
36	黃牛的傳說	豫中南漯河市舞陽縣		蚯蚓麵湯，白信(砒霜)米湯，穿要飯老婆婆(神仙)所留黃衣		黃牛(常落淚)	《1986~2006 漯河文學》(2007)(頁69-70)
37	黃牛的由來	豫東商丘市睢縣		穿戴老婆婆(觀音老母)代賠黃綾衫、金簪		黃牛(耕地，喊「忙」)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河南省睢縣卷》(2002)(頁42-43)
38	惡媳婦變烏龜	豫東南周口市沈丘縣	●	糞坑曲鱧(蚯蚓)當肉，生日做砒霜壽麵，穿要飯老頭所留花褂		烏龜	①《河南民間文學集成周口地區故事卷》(1991)(頁170-172) ②《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卷》(2001)(頁286)
39	小倆口變驢	豫東南新蔡縣		虐待父親、公爹，老人自殺		驢頭人身(遊街動世)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新蔡縣卷》(1988)(頁255-259)
40	烏龜的由來	豫東南駐馬店市平輿縣		蚯蚓當肉，生日做毒藥丸子，穿乞丐所留花衣服		烏龜(鑽蛇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平輿縣卷》(1989)(頁234-235)
41	惡有惡報	豫南駐馬店市泌陽縣	●	尿泡黑襖，穿老道人(盤古爺)所留布衫	★	大老母豬(吃髒東西)	《盤古山故事》(2009)(頁88-89)
42	烏龜的來歷	豫西南南陽市南召縣	●	蚯蚓當肉，生日做毒藥餃子，穿要飯婆婆(觀音菩薩)所留花領褂		烏龜(鑽蛇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南召縣卷》(1987)(頁377-378)
43	可惡媳婦變烏龜	同上(南召縣石門鄉)	●	蚯蚓包餅，毒藥包餅，穿要飯婆婆所留花衣裳		烏龜	同上(頁523-524)
44	花頭娘	豫西南南陽市社旗縣		棟花、蜂糖烙餅(反而毒死生母)		飛蟲(吸棟樹汁)	①《節日的傳說》(1982)(頁50-52) ②《河南民間文學集成·南陽民間故事》(1992)(頁532-534)
45	烏龜的來歷	豫西南南陽市唐河縣	○	蚯蚓當肉，穿觀音所留金線衣服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南·唐河卷》(2011)(頁200-201)
46	惡媳變牛	皖中合肥市		殘湯剩飯，穿要飯老道人(赤腳大仙)所留寶衣		大水牛(為人使)	《神農珠的傳說》(1984)(頁107-110)
47	苦哇鳥的傳說	同上	●	蚯蚓當豬腸煮湯		苦哇鳥(吃蚯蚓)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安徽卷》(2008)(頁572-573) ②《合肥故事》(2008)(頁242-243)
48	棕櫚的傳說	滬虹口區	●	茅坑浸肉，穿過路人所賣鞋		棕櫚(被人壓)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上海卷·虹口區故事分卷》(二)(1988)(頁417)
49	狗頭媳婦	滬閘北區	●	糞便肉醬	★	狗頭人身(後恢復為人)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上海·閘北卷》(2011)(頁177-178)
50	人頭換狗頭	浙東寧波市	●	逼吃人屎(人糞)，被叫花子(觀音菩薩)懲罰		狗頭	《浙江省民間文學集成·寧波市故事卷》(1989)(頁724-725)
51	烏龜的由來	浙中義烏市	●	生日做砒霜饅頭，穿討飯婆(神仙)所留花領衫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1997)(頁480)
52	苦哇鳥	贛東北樂平市	●	蚯蚓當面條		苦哇鳥(苦哇苦哇)	《樂平民間故事》(2002)(頁178-179)
53	苦哇鳥	贛中南昌	●	蚯蚓當面條		黑鳥(吃蚯)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西卷》(2002)(頁314)



序	題名	地區	目	逆行	雷變物	文獻出處
		市進賢縣			蝟, 苦哇、苦哇)	
54	苦哇鳥 (異文)	贛西北宜春市奉新縣	●	蚯蚓當米粉	雀子 (自惡, 自惡)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西卷》(2002) (頁 314-315)
55	布穀鳥	閩西北三明市將樂縣	●	蚯蚓當黃鱔, 死雞肉, 餓死公婆	布穀鳥 (吃青蟲, 補過、補過)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1998) (頁 394)
56	風鼓鳥	臺灣	●	青蛙湯當牛肚湯	風鼓鳥	①《臺灣民俗》(1984) (頁 448-449)
	風鼓鳥的傳說	?				②《巧斷奇案》(1991) (頁 1-2)
57	烏龜衫 (異文)	粵中南江門市		逼吃雞屎, 逼夫打婆, 穿白髮老太婆所留花領衫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東卷》(2006) (頁 552-553)
58	白麵水雞	粵西南陽江市	●	螞蝗幹當兒子帶回人參	白麵水雞 (夫惡夫惡)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東卷》(2006) (頁 540-541)
59	苦惡鳥的傳說	香港	●	蚯蚓當鰵魚	苦惡鳥 (吃蚯蚓)	葉靈鳳《香港方物志》(1985) (頁 198)
60	白臉雞	瓊東北定安縣	●	螞蝗肉當海參	白臉雞 (吃螞蝗, 夫呀! 未罰)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海南卷》(2002) (頁 269-270)
61	苦哇鳥	鄂中南荆門市沙市區	●	蚯蚓當肉絲麵	苦哇鳥 (吃蚯蚓, 苦哇苦哇)	①《巧媳婦》(1982) (頁 16-18) ②《沙市民間傳說故事集》(1985) (頁 100-102)
62	烏龜的由來	鄂東南黃岡市蘄春縣	●	蚯蚓當肉, 生日做砒霜發糞, 穿討飯婆婆 (觀音菩薩) 所留花領褂	烏龜 (龜蛇同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北卷》(1999) (頁 300)
63	雷打惡媳婦	鄂西南長陽縣		虐待, 穿戴觀音娘娘所留花衣、帽子	★ 母牛 (書字勸世)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湖北·長陽卷》(2007) (頁 231)
64	田雞的來歷	湘東湘潭市湘潭縣	●	蚯蚓當肉	田雞 (姑放, 苦呀)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湘潭市分卷》(1989) (頁 436-437)
						②《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2002) (頁 336-337)
						③《湖南民間文學集成》(2009) (頁 377-378)
65	惡媳婦挨打	湘西北常德市石門縣		打罵虐待, 穿過路婆婆 (觀音老母) 所留衣裳、金簪	牛 (後復原為人)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2002) (頁 717-718)
						②《湖南民間文學集成》(二) (2009) (頁 804-805)
66	人變牛	湘南永州市冷水灘區		虐待, 穿戴公婆從賣衣人 (王母娘娘) 買賠衣服、髮夾	牛 (遊行勸世)	①《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冷水灘市資料本》(頁 89) (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蹟》(2011) (頁 87)
67	牛婆的來歷	湘南永州市新田縣		虐待, 穿戴觀音菩薩代賠衣服、髮夾	母牛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新田縣資料本》(頁 68) (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蹟》(頁 86)
68	螞蟻鳥	湘南永州市雙牌縣	●	螞蟻當肉	鳥 (吃螞蟻?)	①《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雙牌縣資料本》(頁 178-179) (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蹟》(頁 89)
69	惡媳變烏龜	渝中東豐都縣	●	螺螄當肉, 生日做砒霜麵團, 穿討飯婆婆 (觀音菩薩) 所留花領褂	烏龜 (鑽蛇洞)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1998) (頁 544-545)
70	烏龜的來歷	同上	●	螺螄當肉, 生日做砒霜肉丸, 穿討飯婆婆 (觀音菩薩) 所留花背褂	烏龜 (鑽蛇洞)	《中國三峽動物傳說》(2010) (頁 96-97)
71	惡媳變狗	滇東北昭通市魯甸縣	●	爛菜葉、爛包穀面, 死耗子肉, 屎粑粑	★ 狗腦殼 (吃屎)	《紅土地上的杜鵑花: 魯甸縣民族民間文學集成》(2006) (頁 72)



表 3：少數民族口傳逆媳變物故事情況一覽表 (18 例)

序	題名	族	地區	目	逆行	雷	變物	文獻出處
1	刁媳婦變黃牛	滿、蒙	遼西北阜新市彰武縣		鼠藥飯，穿要飯老太太所脫衣服		黃牛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彰武縣資料本》(1987)(頁 283-284)
2	虐待老母，活人變驢	蒙	蒙西南阿拉善左旗	●	驢胎盤包子		母驢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內蒙古卷》(1992)(頁 653-654)
3	驢為啥「額——沃」叫	達斡爾	蒙東北呼倫貝爾市莫力達瓦旗	●	虐待，系老太太(恩都日)所留圍裙		驢(「額——沃」，喊求饒)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內蒙古卷》(頁 371-372) ②《達斡爾族神話故事》(1998)(未見) ③《達斡爾資料集》第 3 集(2002)(頁 782-783)
4	壞斷筋	回	寧中同心縣	●	米渣當飯，羊皮當肉，大豆當饅	★	豬	①《回族民間故事集》(1988)(頁 265-268) ②《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寧夏卷》(1999)(頁 472-474) ③《中國民間故事精品庫·生活故事卷》(1999)(頁 221-224) ④《髮菜姑娘》(2000)(頁 102-107)
5	變豬的媳婦	回	青東西寧市湟中縣	●	腐臭乾糧當兒子帶回糕點，死鼠餃子		老母豬	①《青海回族民間故事》(1985)(頁 19-22) ②《中國民間故事全集·寧夏卷》(1989)(頁 481-484)
6	牛的來歷	土家	湘西北張家界市桑植縣		毒油炒飯，穿戴白鬍子老頭所留花服、金簪		大花牛	①《桑植民間文學》(2004)(未見) ②《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土家族卷》(2010)(頁 28)
7	媳婦變牛的故事	苗	湘西、黔東北松桃縣		虐待，穿過路白鬍子老者所留花衣服		母牛(常叫「娘」)	①燕寶《苗族民間故事選》(1981)(頁 440) ②《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2 卷(1995)(頁 955)
8	壞媳婦	苗	湘西花垣縣	●	火子當鹽，冷灰當菜，穿戴神仙(觀音所派)所留衣飾		牛(牽遊村寨動世)	《湘西民間文學資料》第 1 集《遠古民間故事》(1980)(頁 173-174)
9	孽媳變牛	瑤?	湘南永州市江華縣		虐待，穿乞討老人(太白金星、玉皇大帝)所留花衣	★	母牛(雷劈死)	①《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湖南卷·江華瑤族自治縣資料本》(頁 375-376)(未見) ②蔣華《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源》(2011)(頁 89-90)
10	月變	毛南	桂西北河池市環江縣	●	摻糠玉米粉，戴過路客商所留金髮夾		牛身人腳	①《毛難族民間故事集》(1984)(頁 219-221) ②《毛南族民族民間故事選》(1987)(頁 259-262) ③《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12 卷(1995)(頁 735-738)
11	黑牛媳婦與金瓜姑娘	仡佬	桂西北百色市隆林縣	● ○	牛尿當糍粑，穿戴過路老婆婆(山神)所留黑衣、玉簪		黑水牛(遊村走寨動世)	①《回、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間故事選》(1988)(頁 273-275) ②《廣西民間文學作品精選·隆林卷》(1992)(頁 145-147) ③《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13 卷(1995)(頁 281-283) ④《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西卷》(2001)(頁 547-548)
12	烏龜的來歷	仡佬	黔北遵義市道真縣		生日做毒藥泡靶，穿要飯老頭所留華麗衣服		烏龜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貴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卷》(1993)(頁 269-270)
13	媳婦變牛	壯	滇東南文山州 滇東南文山州廣南縣	●	兇狠，穿戴白髮老頭(太白星君)代賠衣服、銀簪金梳等		牛(遊街動世)	①劉德榮《壯族民間故事》(1988)(頁 258-259) ②《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2008)(上卷·頁 275)



序	題名	族	地區	目	逆行	雷	變物	文獻出處
14	鬼唆鳥		桂西北河池市環江縣	●	炒螞蝗當兒子寄回補品		(錫鯢吮血)黑白紋鳥(吃螞蝗)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2002)(頁848-849)
15	變牛的兒媳	傩	滇西北怒江州福貢縣	●	虐待公公,吃牛屎,穿某人所送衣服		野牛	①《雲南民間文學集成·福貢縣民間文學集成卷》(1989)(未見) ②《雲南民族口傳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下卷,頁46)
16	花母牛的來歷	傩	滇西北怒江州蘭坪縣	● ○	牛屎糞糠粑粑,穿陌生人(神仙)所留黑白相間的衣服		黑白花母牛	①《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雲南卷·蘭坪民間故事集成》(1994)(頁134-135) ②《雲南民族口傳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下卷,頁39-40)
17	長角生毛的兒媳		滇西北迪慶州維西縣	● ○	牛屎粑粑,逼吃豬尿泡,粑粑裏石,穿白髮神仙所留衣衫		生牛角和毛(順江遊走動世)	①《迪慶民間故事集成》(1997)(未見) ②《雲南民族口傳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民間故事卷》(下卷,頁40)
18	擠牛奶的由來	普米	滇西北寧蒗縣		虐待,穿白鬍子老頭(神仙)所留黑緞子衣服		黑母牛	①《普米族故事集成》(1990)(頁87-89) ②《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禁忌生產商賈卷》(1994)(頁343-344) ③《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神話傳說卷》(下卷,頁229-230)

表4：部分母題相同或與其他類型交叉口傳故事情況一覽表(17例)

序	題名	地區	目	逆行	雷	夏娘 背婆	未變物結局	文獻出處
1	毛毛蟲顯靈	遼東桓仁縣	●	毛毛蟲餃子	★	✓	毛毛蟲叮身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桓仁資料本》(1986)(頁220-221)
2	不孝婦	遼東南丹東市振興區	●	毛毛蟲餃子		✓	毛毛蟲咬死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振興區資料本》(1987)(頁266)
3	不孝順的媳婦	遼中鞍山市屬海城市	●	細長曲蟲(蚯蚓?)當面條	★		曲蟲咬死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海城資料本》(1987)(頁303-304)
4	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遼北鐵嶺市西豐縣	●	曲蛇(蚯蚓)當面條	★		崖壁震死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西豐資料本》(1987)(頁276-277)
5	不孝敬的兒媳	冀東北承德市	●	毛毛蟲餃子		✓	毛毛蟲吃得僅剩骨架	《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河北承德·承德縣卷》(2014)(頁254-255)
6	不孝兒媳	魯南棗莊市薛城區		尿泡饅饅	★	✓	✓	《棗莊市民間文學資料選編·薛城區民間故事集》(1988)(頁195-196)
7	惡媳婦背婆婆	魯南棗莊市山亭區	●	尿泡饅饅	★	✓	✓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山東·山亭卷》(2011)(頁318)
8	雷劈不孝婦	魯東南日照市	●	尿泡饅饅	★	✓	雷龍(禿尾巴老李)劈死	《日照民間故事選編》(2005)(頁193)
9	惡媳婦	魯西南滕州市	●	爛餅當雞蛋,爛瓜當麥飯,尿泡煎餅,毒藥飯	★	✓	✓	蛇尾抽死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山東·滕州卷》(2011)(頁529-530)
10	不孝婦的故事二則(之一)	魯西南汶上縣	●	蟲子水餃			蟲子吃得僅剩白骨	《汶上縣民間文學集成資料》(1989)(頁170-171)
11	不孝婦的故事二則(之二)	同上	●	尿泡糖包	★	✓	✓	同上(頁171-172)



序	題 名	地 區	目	逆 行	雷	夏	背	未變物結局	文 獻 出 處
12	二月二龍抬頭	豫北		用污泥當包子肉餡	★			雷震死	①《節日的傳說》(1982)(頁35-38)
									②《河南民俗傳說故事》(1987)(頁170-171)
									③《中國民俗源流集成節日歲時卷》(1994)(頁84-86)
13	雷公爺	鄂西北十堰市		胎衣當肉	★			被雷公爺治服	《千鳥袍——十堰市民間傳說故事集》(一)(1981)(頁79)
14	媳婦弄草包包面給婆老吃	鄂西南長陽縣		草餡包面，肉餡包面倒進尿桶	★			震死(示眾勸世)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湖北·長陽卷》(2007)(頁234)
15	悔過的兒媳婦(滿族)	遼中瀋陽市	●	毛毛蟲餃子	★	✓		毛毛蟲爬身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市資料本·董淑珍故事選》(1988)(頁224-226)
16	虐待婆婆的媳婦(苗族)	黔西北威寧縣	●	蚯蚓當豬腳	★			震死(書字勸世)	《民間文學資料》第11集《苗族民間傳說故事》(1959)(頁174-175)
17	惡婦石(苗族)	黔東南丹寨縣	●	虐待，牛包衣(植物)當肉	★			石壁劈死	《黔東南民間文學》(1983)(頁28-30)

引用文獻

《禮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清〕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0 年 9 月影印。

《孝經》，〔唐〕唐明皇注，〔宋〕邢昺等疏，《十三經注疏》本。

《孝經指解》，〔唐〕唐玄宗注，〔宋〕司馬光指解，〔宋〕范祖禹說，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臺北：商務印書館 1986 年 3 月影印，冊 182。

《論語》，〔三國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等疏，《十三經注疏》本。

《爾雅》，〔晉〕郭璞注，〔宋〕邢昺等疏，《十三經注疏》本。

《晉書》，〔唐〕房玄齡等撰，約成書於貞觀二十年（646），北京：中華書局 1974 年 11 月版。

《隋書》，〔唐〕魏徵、令狐德棻等撰，貞觀十年（636）成書，北京：中華書局 1973 年 8 月版。



《皇明從信錄》，〔明〕張建撰，沈國元訂補，萬曆四十八年（1620）沈國元總例，《續修四庫全書》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5-2002 年版，冊 355。

《唐才子傳校箋》，〔元〕辛文房撰，傅璿琮主編（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1989 年 3 月版，冊 2。

雍正《福建通志》，〔清〕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纂，乾隆二年 1737 成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冊 527、528。

《直齋書錄解題》，〔宋〕陳振孫（約生於 1190 年，約卒于理宗景定二年 1261 或三年春）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 12 月版。

《四庫全書總目》，〔清〕永瑢等撰，北京：中華書局 1965 年 6 月影乾隆六十年（1795）杭州官刻本。

《焦氏易林校注》，〔漢〕焦延壽（約生於武帝天漢四年（前 97）之前，卒于宣帝元康元年（前 65）以後）撰，劉黎明校注，成都：巴蜀書社 2011 年 9 月版。

《論衡校釋》，〔漢〕王充（27-101？）撰，成書於元和三年（西元 86 年）前，黃暉校釋，附劉盼遂《論衡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1990 年 2 月版。

《抱朴子內篇校釋》，〔晉〕葛洪撰，王明校釋，北京：中華書局 1988 年 7 月版。

《書斷》，〔唐〕張懷瓘撰，成書於開元十六年（728），薛龍春校箋本，見《張



《懷穉書學論著考論》，薛龍春著，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5 年 7 月版。

《墨藪》，舊題〔唐〕韋續撰，當成書于文宗開成（836-840）以後，《叢書集成初編》據《十萬卷樓叢書》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版，冊 1621。

《書法苑》，〔宋〕周越撰，成書於天聖八年（1030），《類說》本，見《類說》，〔宋〕曾慥輯，紹興六年（1136）自序，北京：文學古籍刊行社 1955 年 11 月影天啟六年（1626）刊本。

《二程集》，〔宋〕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77）撰，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1 年 7 月版。

《宋提刑洗冤集錄》，〔宋〕宋慈撰，淳佑七年（1247）自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北大圖書館藏元刻本，濟南：齊魯書社 1995-1997 年影印，子部，冊 37。

《普濟方》，〔明〕朱橚（1361-1425）等撰，初刊於永樂四年（1406），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9 年 10 月版。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1518-1593）撰，萬曆十八年（1590）王世貞序，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 1957 年 4 月影光緒十一年（1885）張氏味古齋本。

《番禺雜記》，〔宋〕鄭熊撰，宛委山堂本《說郛》卷二節錄本，見《說郛三種》，〔元〕陶宗儀、〔明〕陶珽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10 月影印，冊 3。

《南部新書》，〔宋〕錢易（968-1026）撰，嘉佑元年（1056）其子錢明逸序，



黃壽成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 6 月版。

《倦遊雜錄》，〔宋〕張師正撰，成書於熙寧十年（1077）以前，哲宗時有修訂，李裕民輯校（1993），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 11 月版。

《新校正夢溪筆談》（1957），〔宋〕沈括（1031-1095）撰，成書于元佑元年
至八年（1086-1093）間，胡道靜校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12
月版。

《萍洲可談》，〔宋〕朱彧（紹興十八年 1148 尚存）撰，宣和元年（1119）自
序，李偉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2007 年 11 月版。

《東臯雜錄》，〔宋〕孫宗鑿撰，涵芬樓《說郛》卷二節錄本，見《說郛三種》，
冊 1。

《墨客揮犀》，〔宋〕彭□撰，成書並刊行在建炎二年至紹興六年（1128-1136）
間，孔凡禮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 9 月版。

《齊東野語》，〔宋〕周密撰，至元二十八年（1291）戴表元序，張茂鵬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 1983 年 11 月版。

《菽園雜記》，〔明〕陸容（1436-1494）撰，佚之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 5 月版。

《穀山筆塵》，〔明〕於慎行（1545-1608）撰，萬曆四十一年癸醜（1613）初
刊，張德信、呂景琳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84 年 6 月版。

《昨非庵日纂》，〔明〕鄭瑄（崇禎三年 1631 進士，卒於 1646 年後）撰，崇禎
十三年庚辰（1640）余煌序，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1996 年 10 月影北



圖藏明崇禎刻本。

《履園叢話》，〔清〕錢泳（1759-1844）撰，道光五年（1825）孫原湘序，道光十八年（1838）述德堂刊，張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 1997 年 12 月版。

《法苑珠林校注》，〔唐〕釋道世（597-683）編，成書于唐高宗總章元年（668），周叔迦、蘇晉仁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3 年 12 月版。

《箋注蒙求校本》，舊題〔後晉〕李瀚撰，舊題〔宋〕徐子光補注（據天寶間李良薦表，盛唐李瀚已有自注），〔日〕岡白駒箋注，佐佐木向陽標疏，日本京都：中文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版。

《白氏六帖事類集》，〔唐〕白居易編，〔宋〕晁仲衍注，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7 年 5 月影傅增湘藏南宋紹興間刻本。

《太平御覽》，〔宋〕李昉等編，成書于太平興國二年至八年（977-984），原上海涵芬樓影宋本，北京：中華書局 1960 年 2 月影宋刊本。

《稗史彙編》，〔明〕王圻（1530-1615）輯，萬曆三十五年丁未（1607）王圻序引，三十八年序刊，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3 年 8 月補配影印。

《堅瓠集》余集，〔清〕褚人獲（1635-?）撰，康熙四十二年（1703）張潮序，《續修四庫全書》影四雪草堂巾箱本，冊 1262。

《古今情海》，〔民國〕曹繡君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1 年 5 月影上海進步書局 1915 年 12 月版。

《搜神記》，〔晉〕幹寶（286?-336）撰，汪紹楹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1979 年 9 月版。《新輯搜神記 新輯搜神後記》，李劍國輯校，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3月版。

《志怪》，〔晉〕祖台之撰，《古小說鈎沈》輯本，魯迅輯，收入《魯迅輯錄古籍叢編》，林辰、王永昌編校，第1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年7月版。

《冥報記》，〔唐〕唐臨（600-659）撰，方詩銘輯校，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3月版。

《孝子傳》，〔唐〕佚名撰，敦煌本，見《敦煌小說合集》，竇懷永、張湧泉匯輯校注，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2010年2月版。

《西陽雜俎校箋》，〔唐〕段成式（803?-863）撰，許逸民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7月版。

《獨異志》，〔唐〕李伉（原題李元）撰，成書於咸通六年（865）後之咸通（860-874）間，張永欽、侯志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6月版。

《宣室志》，〔唐〕張讀（生於文宗大和八、九年834、839，卒於僖宗光啟二、三年886、887）撰，成書於咸通（860-874）中，張永欽、侯志明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6月版。

《敦煌變文集新書》，潘重規編校，臺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2月版。

《夷堅志》，〔宋〕洪邁（1123-1202）撰，何卓點校，丙志幹道七年（1171）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10月版。

《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元〕無名氏撰，元江陰薛證汝節初刊，金心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9月版。



《石田翁客座新聞》，〔明〕沈周撰，成書不早於正德三年（1508），《續修四庫全書》影清鈔本，冊 1167。

《碧裡雜存》，〔明〕董穀（正德十一年 1516 舉人，嘉靖三十六年 1557 嘗撰《續澉水志》）撰，《叢書集成初編》影《鹽邑志林》本，北京：中華書局 1985 年版，冊 2911。

《耳談類增》，〔明〕王同軌撰，萬曆三十一年（1603）自序，《續修四庫全書》影本，冊 1268。

《西湖二集》，〔明〕周清原（明末人）撰，崇禎間初刻，周楞伽整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9 年 9 月版。

《聊齋志異會校會注會評本》，〔清〕蒲松齡（1640-1715）撰，成書於康熙四十六年（1707）前，張友鶴輯校，北京：中華書局 1962 年 7 月版。

《曠園雜誌》，〔清〕吳陳琰（康熙間人）撰，《叢書集成續編》影康熙間《說鈴》本，上海：上海書店 1994 年 6 月版，冊 97。

《西青散記》，〔清〕史震林撰，乾隆二年（1737）自序，北京：中國書店 1987 年 3 月據上海廣智書局 1907 年版影印。

《西湖拾遺》，〔清〕陳樹基輯，乾隆五十六年（1791）自序，《古本小說集成》影大連圖書館藏乾隆五十六年自愧軒初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1 月版，冊 4。

《夢廠雜著》，〔清〕俞蛟撰，嘉慶六年（1801）自序，道光八年（1828）刊本，駱賓善校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版。



- 《北東園筆錄》，〔清〕梁恭辰撰，四編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自序，《叢書集成三編》影《筆記小說大觀》本，臺北：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 1997 年 3 月版，冊 65。
- 《見聞隨筆》，〔清〕齊學裘撰，成書于同治五年（1866），同治七年（1868）許國年序，同治十年（1871）天空海闊之居刻本，《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冊 1181。
- 《駭癡譎談》，〔清〕陳嵩泉（古薌子）撰，光緒五年（1879）自識，二十四年（1898）趙藩弁言，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 1936 年 3 月版。
- 《後聊齋志異》，〔清〕佚名（當為無錫金匱顧氏）撰，約成書於光緒間，多記清末事，沈世榮（虛俄）標點（1934 年），上海：上海大達圖書供應社 1934 年 10 月版。
- 《四十二章經》，〔漢〕迦葉摩騰、竺法蘭譯，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佛陀教育基金會出版部 1990 年版，第 17 卷，第 784 號。
- 《佛說盂蘭盆經》，〔晉〕竺法護譯，《大正藏》，第 16 卷，第 685 號。
- 《佛說因緣僧護經》，約東晉時譯，《大正藏》，第 17 卷，第 749 號。
- 《雜寶藏經》，〔北魏〕吉迦夜、曇曜譯，《大正藏》，第 4 卷，第 203 號。
- 《大藏一覽集》，〔宋〕陳實撰，《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中華大藏經編輯局編，北京：中華書局 1993 年 2 月版，冊 56。
- 《吳都法乘》，〔明〕周永年（1582-1647）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7 年 6 月影清乾隆前鈔本。



《福國鎮宅靈應灶王寶卷》，〔清〕郭祥瑞編，成書於康熙二年（1663），清刊本，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之五《民間寶卷》，濮文起主編，合肥：黃山書社 2005 年 10 月影印，冊 12。

《丹桂籍》，〔清〕顏生愉輯，康熙二十七年（1688）吳昌祺、王修玉序，二十九年（1690）唐孫華《募刊疏引》，光緒二十四年（1898）樹德堂新刻本，收入《中國宗教歷史文獻集成》之二《三洞拾遺》，王卡、汪桂平主編，合肥：黃山書社 2005 年 10 月影印，冊 6。

《關帝聖跡圖志全集》，〔清〕盧浚深輯纂，道光九年（1829）重刊康熙三十二年（1693）刻本。

《太上寶筏圖說》，即《太上感應篇圖說》，〔宋〕李昌齡撰，〔清〕黃正元注，乾隆二十年（1755）黃氏序，上海：鴻文書局光緒十八年（1892）石印本。

《人獸之變》，〔民國〕陳鏡伊輯，陳氏《道德叢書》十五種之十一，印光法師序，《叢書集成三編》影上海道德書局 1933 年 12 月印本，冊 23。

《李商隱文編年校注》，〔唐〕李商隱（812-858）撰，劉學鍇、余恕誠校注，北京：中華書局 2002 年 3 月版。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宋〕真德秀（1178-1235）撰，《四部叢刊初編》影明正德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 1929 年版，冊 1281。

《姚端恪公文集》，〔清〕姚文然（1620-1678）撰，姚士瑩等輯，康熙二十四年（1685）韓菼序刊本，《四庫未收書輯刊》，輯 7，冊 18，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0 年 1 月影印。



- 《然脂餘韻》，〔清〕王蘊章輯，成書於民國三年（1914），收入《清詩話訪佚初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1987 年 6 月影印，冊 8。
- 《點石齋畫報》，〔清〕吳友如等繪撰，光緒十年至二十四年（1884—1898）刊行，上海：上海畫報出版社 2001 年 9 月影大可堂版。
- 《好白相》旬刊，第 1 期，上海：新劇小說社，1914 年 8 月。
- 《小說新報》月刊，第 2 年第 11 期，上海：1916 年；第 5 年第 12 期，1919 年。
- 《勸善雜誌》月刊，第 4 期，上海：謝文益印刷所，1924 年 5 月。
- 《語絲》週刊，第 35 期，北京：1925 年 7 月 13 日；第 40 期，北京：1925 年 8 月 17 日；《語絲》合訂本，第 2 冊，上海：北新書局 1927 年 10 月版。
- 《蘇城隱貧會旬刊》，第 33 期，蘇州：1926 年 5 月 11 日；第 34 期，1926 年 5 月 21 日。
- 《慈善彙報叢刊》半月刊，第一編《果報述聞》，上海：1933 年。
- 《民俗》復刊號，第 1 卷第 1 期，廣州：1936 年 9 月 15 日。
- 《新寧雜誌》月刊，第 39 卷，第 15 期，廣東臺山：1947 年。
- 《鳥的故事》（1928），林蘭編，上海：北新書局 1931 年 3 月版。
- 《三個願望》，林蘭編，上海：北新書局 1931 年版。
- 《民間故事新集》（1947），李浩編選，上海：大方書局 1948 年 10 月版。
- 《民間傳說》，嚴殊炎編輯，上海：國光書店 1949 年 1 月版。



《中國新文藝大系·1937-1949 民間文學集》，劉錫成主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6 年 8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集》，寧夏卷，陳慶浩、王秋桂主編，臺北：遠流出版公司 1989 年 6 月版。

《中華民俗源流集成》，禁忌·生產·商貿卷、節日歲時卷，雪梨主編，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精品庫》，生活故事卷，劉曉路選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1999 年 10 月版。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2 卷，劉發俊等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12 卷，岩溫扁等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

《中華民族故事大系》，第 13 卷，田金海等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5 年 12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內蒙古卷，烏恩奇主編，北京：中國 ISBN 出版中心 1992 年 5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吉林卷，王博主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 1992 年 11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陝西卷，高少峰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6 年 9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浙江卷，季沉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7 年 9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四川卷，洪鐘主編，北京：中國 ISBN 出版中心 1998 年 3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蘇卷，華士明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8 年 12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福建卷，季仲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8 年 12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西卷，張余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9 年 3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寧夏卷，王世興主編，北京：中國 ISBN 出版中心 1999 年 6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北卷，江雲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1999 年 9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卷，張楚北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1 年 6 月版。
-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廣西卷，過偉主編，北京：中國 ISBN 出版中心 2001 年 12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海南卷，符策超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2 年 9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巫瑞書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2 年 12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江西卷，丁慰南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2 年 12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黑龍江卷，徐昌翰主編，北京：中國 ISBN 出版中心 2005 年 9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廣東卷，吳世楓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6 年 5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山東卷，梁興晨主編，北京：中國 ISBN 出版中心 2007 年 4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青海卷，王歌行主編，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7 年 4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安徽卷，北京：中國 ISBN 中心 2008 年 10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湖北·長陽卷》，蕭國松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07 年 4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豐縣卷》，殷召義等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07 年 6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江蘇·如皋卷》，趙雲舞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上海·閘北卷》，李振毅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1年5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山東·山亭卷》，胡太星、沙朝佩主編，北京：智慧財產
權出版社2011年8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山東·滕州卷》，徐高潮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1年8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北·高碑店卷》，賀志仁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
社2011年9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全書·河南·唐河卷》，張果夫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出版社
2011年9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叢書·河北承德·承德縣卷》，劉秀麗主編，北京：智慧財產權
出版社2014年6月版。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東陵資料本》，李鳳德主編，東陵區民間文學
三套集成領導小組1986年11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遼寧卷·新民資料本》（一），新民縣「三集成」編委
會1986年12月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桓仁資料本》，張柏華主編，本溪市民間文學三套
集成編委會1986年12月印行。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分卷〕民間故事選集》（鞍山市鐵東區內部資料本），
〔鐵東區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領導小組〕1987年4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振興區資料本》，遼寧省丹東市振興區三套集成編委會 1987 年 4 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海城資料本》，海城市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編，海城市民間文學集成領導小組 1987 年 5 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彰武縣資料本》，彰武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領導小組 1987 年 8 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西豐資料本》，西豐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領導小組 1987 年 12 月編印。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市資料本·董淑珍故事選》，中國民間文學集成遼寧卷瀋陽市卷編委會 1988 年 8 月編印。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長垣縣卷》，長垣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 1986 年 12 月編印（油印本）。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南召縣卷》，喬明憲主編，南召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 1987 年 10 月編印。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新蔡縣卷》，龔國強主編，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河南新蔡縣卷編委會 1988 年 12 月編印。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清豐縣卷》，唐孝方主編，清豐縣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 1989 年 10 月編印。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河南平輿縣卷》，平輿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 1989 年 10 月編印。



《河南民間文學集成·周口地區故事卷》，陳連忠主編，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
1991年9月版。

《河南民間文學集成·南陽民間故事》，范牧主編，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 1992
年11月版。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河南省睢縣卷》，張起雲主編，睢縣民間文學編委會 2002
年3月印行。

《章丘民間文學集成資料本》（一），濟南市章丘縣文化局、民間文學集成辦公
室 1988年7月編印。

《棗莊市民間文學資料選編·薛城區民間故事集》，王善民主編，棗莊市出版辦
公室 1988年12月印行。

《汶上縣民間文學集成資料》，郭蔭泉主編，汶上縣民間文學集成辦公室 1989
年6月印行。

《普米族故事集成》，熊勝祥主編，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90年1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雲南卷·蘭坪民間故事集成》，施中林主編，昆明：雲南
民族出版社 1994年10月版。

《紅土地上的杜鵑花：魯甸縣民族民間文學集成》，雷文武主編，瀘西：德宏民
族出版社 2006年12月版。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湖南卷·湘潭市分卷》，湘潭市民間文學集成編委會 1989
年3月編印。



- 《湖南民間文學集成》，湖南省文聯編，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 2009 年 10 月版。
- 《密雲民間文學集成》，密雲縣文化館民間文學集成編輯組 1988 年 5 月編印。
- 《中國民間文學集成上海卷·虹口區故事分卷》，吳本雄主編，虹口區民間文學三套集成編委會 1988 年 11 月印行。
- 《浙江省民間文學集成·寧波市故事卷》，賀挺主編，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新疆卷·新疆建設兵團農八師、石河子市分卷》，韓明人主編，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集成·貴州省道真仡佬族苗族自治縣卷》，道真縣民委、文化局編，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
- 《民間文學資料》第 11 集《苗族民間傳說故事》，苗族文學史編寫組編，貴陽：中國作協貴陽分會籌委會 1959 年 11 月印行。
- 《苗族民間故事選》，燕寶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1 年 6 月版。
- 《壯族民間故事》，劉德榮執編，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2 月版。
- 《毛難族民間故事集》，袁鳳辰等編選，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 1984 年 9 月版。
- 《青海回族民間故事》，朱剛編，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6 月版。
- 《毛南族、京族民間故事選》，袁鳳辰等編，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7 年 3 月版。



- 《回、彝、水、仡佬、毛南、京族民間故事選》，廣西師院民族民間文學研究所編，楊光富等選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 月版。
- 《回族民間故事集》，李樹江主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
- 《髮菜姑娘》，李樹江主編，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版。
- 《達斡爾資料集》，第 3 集，敖拉·樂志德主編，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
- 《湘西民間文學資料》第 1 集《遠古民間故事》，湘西州群眾藝術館 1980 年編印。
- 《千鳥袍——十堰市民間傳說故事集》（一），十堰市民間文藝研究會 1981 年 10 月編印。
- 《巧媳婦》，湖北省民間文學研究會編，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1982 年 10 月版。
- 《節日的傳說》，本社編，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11 月版。
- 《黔東南民間文學》，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學藝術研究室 1983 年 1 月編印。
- 《神農珠的傳說》，本社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3 月版。
- 《沙市民間傳說故事集》，常恒主編，湖北省沙市市群眾藝術館 1985 年編印。
- 《河南民俗傳說故事》，程健君、劉永立編，河南省民政廳《河南省志·民俗志》編輯室 1987 年 2 月印行。
- 《軒轅故里的傳說》，李新民主編，鄭州：中原農民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版。



- 《巧斷奇案》，秦天中編，蘭州：甘肅少年兒童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
- 《廣西民間文學作品精選》，隆林卷，李樹榮主編，南寧：廣西民族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版。
- 《樂平民間故事》，楚玉選編，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2 年 9 月版。
- 《徐州民間文化集·故事傳說》，甘信昌、彭浩編著，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版。
- 《日照民間故事選編》，趙斌主編，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2005 年 4 月版。
- 《1986~2006 漯河文學》，尹同亮主編，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07 年 8 月版。
- 《合肥故事》，完顏海瑞主編，海口：南方出版社 2008 年 5 月版。
- 《盤古山故事》，張正主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9 年 4 月版。
- 《中國三峽動物傳說》，戴箕忠主編，北京：中國三峽出版社 2010 年 3 月版。
- 《垣曲文史資料》，第 3 輯，垣曲縣政協 1987 年 3 月編印。
- 《環江毛南族自治縣志》，譚鵬星、崔國琮主編，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6 月版。
- 《雲南民族口傳非物質文化遺產總目提要》，普學旺主編，神話傳說卷、民間故事卷，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 2008 年 7 月版。
-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總目提要》，土家族卷，國家民委全國少數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編，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10 年 3 月版。



- 《鄭逸梅選集》，鄭逸梅著，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第 2 卷，1991 年 6 月；第 6 卷，2001 年 1 月。
- 《香港方物志》（1957），葉靈鳳著，北京：三聯書店 1985 年 12 月版。
- 《臺灣民俗》，吳瀛濤著，臺北：眾文圖書公司 1984 年 1 月版。
- 《女性的發現——知堂婦女論類抄》，周作人著，舒蕪編錄，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1990 年 2 月版。
- 《中國民間故事類型》（1937），〔德〕艾伯華著，王燕生、周祖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99 年 2 月版。
- 《民間故事類型索引》（2007），金榮華著，臺北：中國口傳文學學會 2014 年 4 月版。
- 《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研究》，祁連休著，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7 年 5 月版。
- 《臺灣民間故事類型》，胡萬川著，臺北：里仁書局 2008 年 11 月版。
- 《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長編》，顧希佳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2 年 6 月版。
- 《中國古代民間故事類型》，顧希佳著，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4 年 6 月版。
- 《王梵志詩校注》（1991），唐王梵志撰，項楚校注，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6 月版。
- 《河西寶卷真本校注研究》，方步和編著，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 1992 年 10 月版。



《〈雜寶藏經〉及其故事研究》（1994），梁麗玲著，臺北：法鼓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 1 月版。

《隱喻世界的來訪者——中國民間財神信仰》，呂微著，北京：學苑出版社 2000 年 12 月版。

《焦氏易林詩學闡釋》，陳良運著，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 2000 年 5 月版。

《〈焦氏易林〉作者版本考》，馬新欽著，福建師範大學博士論文，張善文指導，2005 年 4 月。

《神話傳說中舜文化探蹟》，蔣華著，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 年 3 月版。

《中國古代食人風俗研究》，李道和著，香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 2013 年 11 月版。

